慕齋集 六

記
序
題跋
箴銘頌
祝文
祭文

慕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記

公州重修鄉校記

學必有廟以祀先聖廟必置學以司教道達于天下吾東國廟學之設起于麗季至　本朝大備國中之學四方所瞻式其廟廡堂齋之制器數牲牢之品升降拜跪奠獻之節舉合于禮極盡儀文之美士之入而學焉者彬彬文行皆為經世有用之才吁盛矣至於鄉邑之學朝雖有法守宰賢否不齊或有謹奉禮令一備規制者或有苟具名物未能完舉者或有全然鹵莽墮廢不修者或有儀制修舉而教育無實者或有教育頗勤而導尚失真者小邑殘縣

固無足道通都大邑牧守皆諳練達才 國家興運文治又已百有餘年之久於學教之事宜若無有憾者而因仍苟且尚循舊陋者亦或有焉豈不有欠於 聖朝右文崇化之理乎公之為州忠清一道之巨邑也所以承宣 王化而儀憲列郡者應無所不盡其心而學校之政尤所當急顧乃不及於諸州之盛容非司理者之責乎州之校文廟聖殿東西廡神廚祭器庫歲久皆頹圮學舍本不設明倫堂只就東齋一隅稱講廳以為師生講學之所祭器皆用陶燔既不合規度又陋污易缺毀有乖致恪神明之禮龍仁李侯弘幹以儒雅清望方見重於時為親老丐外得牧是州初到邑肅謁先聖周視而慨歎之即有修新之志

鳩材陶瓦自今年春經始役僧徒游手者拓舊基而開廣之首建聖殿次修兩廡曁廚庫繼立明倫堂于其南齋舍門墻修葺亦完廟宇儼翼黌序敞整位列備具規制宏煥大邑之學於是乎宜稱又聚境內諸寺鍮鍾鑄祭器不足更申報監司請取報恩縣籍藏廢寺鍮銅皿器以畢鑄功監司李公龜齡喜而從之轉啓于朝命賜五百斤於是尊彝簠簋勺爵之品籩豆俎坫冪卓之具咸依國學之式亦莫不一新功旣訖以八月上丁會諸生鄉勝而行釋奠退而飲福于明倫之堂從容講論其棟宇儀物之盛進退趍拜之容觀者聳歎安國固已聞而美之矣旣而李侯以書來曰學記非深於義理者不得爲敢請噫安國顧嘗欲

從事於義理之學而昏魯偷惰竟不得一步之進至今白首未免為難駁膚陋之歸豈敢當辱教乎雖然侯之興建之績不可不記侯之惓惓斯文欲以導盖於學者之意又不可不發其可無復乎夫學校之設為教道也廟祀夫子亦以其教道之宗主而致崇之也非直為觀美也若規規於棟宇器物之間而不務乎其本則徒為虛文苟具而已何足尚哉然不先致備乎儀制則崇道之誠務本之教亦無所寓而施之矣今侯既能用力於廟器堂舍之營修繼欲以義理之教勸勵學者侯之政理施為豈尋常所可及哉安國竊聞古之為學者群處乎庠序昕夕講習於師友之間者皆不出乎彜倫日用之中孝悌忠信之道究尋聖

經賢傳之旨而體之于身慥慥勉勉無非篤行務實之事未嘗有騖外他求之念其學之極則又能窮天地古今之變盡道德性命之理以至六藝之文詞翰之華無不曲暢而旁通處而在鄉則足以陶薰風俗而範表黨閭出而經世則足以黼黻王化而康濟斯世由學之之道得其實而爲効若此也自聖道衰教學爲雜兩漢而後以至五季無足稱者山林獨學之士高蹈尚志亦無有究夫鄒魯正傳者至其聚于學宮者則類皆溺於榮勢利祿之中爲所漸染深陷而不自拔其所講習而相勉者不過記誦詞章之末以爲媒進之圖而已士無真儒時無善治俗無善化教學之弊所由然也及至宋朝濂洛關閩諸賢出然後一洗

俗習之陋始復古者為學之道自此醇儒代作教尚歸正
至我　皇明會輯程朱諸儒格言粹語編入乎五經四書
之中又類編為性理大全之書以詔學者性理之學益大
闡于海内又將此書　頒賜于我　國海外偏區亦霑
聖化今能家有而人誦之士之學者宜變其舊以趍於正
實而尚循陋守俗不免兩漢以後積習之弊其處學而日
讀之者即上所云程朱發揮五經四書等書旨意非不明
且實也而從不知義理之切己而能反之於心身用功之
地徒以文字口讀塗諸口耳剽摘為詞章之助誦念為試
講之資以覬應舉取榮之利而已視聖賢用意垂世立教
之典例以為空言謾説了不謂其學問進修而設也少有

志義理而正趨向者則反以為爭詭而群笑衆詆之乃謂綴文摛辭熟念口讀者為能速化而歆慕之若此而以為學不如無學也我 聖朝設學教育之意豈在乎此歟濂洛之學之起殆將五百年普天之下莫不興崇而獨吾東方尚未盛學宮所處之地有不及於中國而然乎顧司教學之任者有不能導勸而振作之耳我 國提封數千里英髦俊秀之士非少也苟知有以導之則道義之士將聯武接踵而出學宮不能日趨於正實而濂洛之傳寧有間於海內外乎李侯義理之云意盖在此則侯之所以導之者可知已抑其所以決去俗學之陋而自力於着實之功者則寔在二三子寧不為之激勵乎抑繼侯而來者其亦

以俟之所以導之者續導之引而勿替則義理之學將自
公興而盛於一國士皆後華藻而急實行蔑利祿而尚道
義沉潛乎理源涵養乎德性誠明兩力本末兼該專心為
己之學期無愧於真儒之業以不負 朝家作成之意余
深有望焉於是乎書以勗勉公之諸生與後之師于是者
兼以風於東國之志學者云

稜岩亭記

鰲山俞子制吾友也其為人好善而不苟合於俗凡所與
交遊必擇其志同而氣合者故余嘗喜而從遊焉一日往
訪焉則方對客飲酒余逕入揖之坐定察主人對客意甚
勤已知客為非常倫也已而酒至互酢起問姓字則乃崔

君某山叟也器宇跌宕言論奇辨一見余即如舊識執手謂余曰余才不適于時志不同乎俗故退而養拙於中原之野以山水為樂居之側有勝地曰稜岩俯臨長江遠眺青山其景槩甲于中原余嘗遊而樂也搆小亭其上朝夕娛而忘物焉因作一律以寓志子盍賡之以助我一亭之勝乎且道其江山清麗之狀雲物風烟之態甚詳悉余聞之怳然若身親遊其地俯仰想像之間不覺筆之在手吟之在口就次其韻已成崔君吟諷再三欣然甚會於意更囑余記之且曰稜岩舊號熊岩余志不欲苟同於世惡圓而喜方故改熊為稜子其謂何如甚矣崔君之志之可尚也自世道降節義不立士孰不欲磨稜斲方以媚世取富

貴哉而君獨傲睨軒昂不與時世浮沉寧枯槁廢棄而不悔至於一山一水凡外物之接于耳目者亦必欲取夫稜者况於人乎况於身乎惜余徒有好賢之心而無引賢之勢不能薦君於　聖明之世以振方剛正直之風於朝著之間也若夫稜岩之勝則信奇矣然待崔君築亭改號而後山若益高而水若益澄雲烟風月益和而清則稜岩之勝乃崔君之使為勝非稜岩之自勝也可無記也雖然吾聞君子之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孝悌著于家庭忠信周于鄉曲達則施其才窮則樂其志溫柔和厚之容溢於言面而不自異於人而人自以為不及者此正所謂稜也豈徒矯亢倔強以自異而後為稜哉崔君之所謂稜果若是乎

若余者汩沒於世苟同於俗欲求為稜而不得者安得與君舉酒於亭之上以賞夫稜岩之勝而與論物外之樂哉

暎碧軒記

暎碧軒主人曾簪笏于朝既而飯官味厭塵塗來歸振威縣之餘佐谷舊居種竹數十竿築軒其側扁以暎碧而日飮哦其中客有來問者曰四序相禪萬彙呈姿白者黃者紅者紫者綠者丹者青者朱者環繞乎軒之左右不知其幾色也其富貴繁麗濃艶浮靡炫耀俗眼者固不足為主人道至若梅菊蓮葵蘭桂蕉蒲之類品絕群植稟殊凡塵或取其香或取其潔或以採愛或以節尚或資其養性或喻其進學高人韻士名賢雅流播於文字者亦不為少主

人不之好而必取於碧者何也曰彼非無一美之可採只
能取玩於一時要非耐久之伴也節移氣換與之俱化而
索然變矣且夫吾之所取者豈香色臭味之佳云乎哉取
其能貫四時而長碧耳客曰夫貫四時而長碧者豈獨竹
哉擧目而望穹然而長碧者天也崒然而長碧者山也泠
然而長碧者水也皆軒之所有也是三者將窮萬古而長
碧耳豈特貫四時而已哉主人不之擧而獨取於竹者何
也曰天茫乎其遠也山與水有形而無氣非寓懷相伴之
物且與軒離隔難與日相對而親炙之也吾取於竹者取
其有氣而含生若與夫人者類而能不與群品混不受榮
悴於寒暑暄凉雨露雪霜之變且在吾軒之側日與吾爲

伴耳客曰夫松也者亦非貫四時而長碧者乎亦非有氣而含生不受榮悴於寒暑暄凉雨露雪霜之變者乎非亦在於軒之側而爲予伴者乎主人不之娛而獨取於竹者何也曰夫吾之所取者松與竹無間也然厖偉偃蹇輪囷蟠欝叅雲干霄之氣落落乎其難攀也若夫蕭蕭森森戛玉鏗金亶幹貞節虛心動靜灑落乎逈獨立物表月出風敲碧影橫闌天籟送韻雪霜交凜凊冷砭骨試與客把酒相對雅詠朗吟沆瀣生牙齒間怳若置身於廣寒清虛之府而與喬晋之輩相接也當此之時一軒之勝屬之松乎屬之竹乎客憮然爲間曰屬之竹矣主人徐曰雖然松亦豈可少哉當風霜摇落百卉俱腓宜與竹交映乎吾軒以助主人之興吾將詠

結歲寒之盟以終老於兩碧之間也相與一笑遂書之以遺
継來為客于軒者主人姓崔名叔孫字子瀜

清神堂記

清風山水郡也桃江為邑環以衆山樓宇清勝人擬之靈區洞天為守於是者咸羨若神仙樓之側舊有小堂尤極靜清吾友高靈申彦容出守玆邑治簡兼煩簿牒倥偬勞則退休于是宴侑賓朋杯尊爛熳倦則憩息于是輒神清而氣爽若未始居官而酬物者彦容日處而樂之馳書請名於余余為扁以清神而復之曰夫心者一身之主而神者一心之宰也故神清則心清心清則氣清氣清則身清身清則百骸和調四官開適以之攝養真元足以延年而

引嶺以之接物處事是以裕應而曲當皆清神之效也然
神之所以清蓋由於境之清境之清由於山水風月之清
山水風月之爲助於是堂者不旣多乎夫山水風月之爲
助於清者樓與堂一也而必歸清於堂者何也惟靜然後
清得以全其清而爲神之助矣樓與堂雖一也堂比樓
則靜勝矣歸清於堂不亦宜乎而清神之功其在靜也夫
彥容處靜涵養之力應益效於六期之間使清靜之化被
於一境則斯堂之有裨於治政大矣其勿以自專而願以
遺於繼之者也彥容名瀣好學存心有志於靜者想應心
會於吾言矣嘉靖紀元之十四年龍集乙未孟冬上澣資
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

使聞韶金安國國卿記

松石亭記

松石居士登朝躋二品不以榮貴嬰懷晩年官倦卜築於都城東隅雙溪洞自杖屨嘯傲於松石之間既以松石名其亭因又自號松石居士走書索亭記於梨湖散老散老處於村野之間而以湖山爲樂居士乃居京都之中而以松石自娛散老與居士雖所在喧靜有殊其所娛與其所樂盖有不期同而同者矣散老方欲以湖山之樂求居士之一言而居士乃先以松石之娛索亭記於散老散老應輸居士一籌矣夫人之心有所自得於娛樂則凡物之接吾耳目者孰非可爲吾心娛樂之所寓乎而惟物之淸而

不塵高而不俗卓而不群質而不靡者尤足以寓吾之娛樂矣夫湖也山也松也石也其清高卓質固非塵中俗間之物之所混宜乎居士與散老之寓其所娛樂也以散老之所樂足以知居士之所娛矣夫濃香艶色爭崇一時華茂既盡衰隕無處松無是也寒暑迭變不易其色風霜交凜不改其操是松之所能也磨琢為工鎔冶為巧名珎薦寶貴耀世上石無是也不沽高價不被礱斵渾朴質確任全其天是石之所能也居士之取以名亭因以自號以寓其心之所娛欲終老於兩者之間者良有以夫散老既以所自樂者推而能道夫居士所娛之趣矣居士其亦果能以所娛者推而語夫散老之所樂者乎居士姓崔名命昌

字汝慎嘉靖紀元之十四年旃蒙協洽建戌月梨湖散老金安國國卿記

草菴記

祖遇師宗門巨擘少之日雲遊不定嘗以玄默名其軒求詩文於名公學士蓋已積成卷軸矣晩年掛錫于驪州之長興寺結小架於寺之北麓岩石間饘於是粥於是坐卧寢息於是未嘗暫離也客至問其名師曰凡僧之居位置皆備曰寺結搆狹略曰菴實而處者曰窟界而浄者曰精舍曰招提曰方丈曰蘭若厥號非一寺之中亦有堂室房寮隨制異名我之所處非寺非窟非精舍寓於寺之中而不屬於寺則亦不得以堂室房寮名隨木之撓直而苟結

之狹小而僅容膝其亦菴之類歟而又覆之以草取庇風雨焉則不過曰草菴而已何名之有今之師固昔之師也昔之名而今之不名昔之標而今之泯不亦異乎況玄之又默昔之名名而不名也草而又菴今之不名不名而名也不名而名今之不名非標乎名而不名昔之名非泯乎名名而不名不名名而名此真則彼妄此妄則彼真標泯互形真妄相混吾何以差殊觀於此曰非是之謂也以妄視妄何物而非妄以真視真何物而非真昔吾之名也名而以為不名庸非妄乎以真視之則非妄也真也今吾之不名也不名而以為名庸亦非妄乎以真視之則非妄也亦真也玄默而必曰玄默玄默非玄默也豈名而不名之

謂乎草菴而唯曰草菴草菴實草菴也豈不名而名之謂
乎標而謂之泯泯而謂之標與夫泯泯而標標不如標泯
之兩忘也今昔對境真妄異想空色不泯此衆根之同弊
也今夫雲油油而興風颯颯而起雷闐闐而鳴雹燁燁而
掣雨濛濛而注頃而變焉俱歸於寂然太空而已今夫燁
然而華色色不同蔚然而茂形形自異纍然而實物物伊
殊終而化焉亦歸於泯然無跡而已豈可以昔之鬧者為
妄而今之寂者為真昔之發者為粗而今之斂者為精乎
鬧寂無間發斂一致迷者自惑悟者洞然客獨何疑於此
雖然寂與斂實為之根抵則名與不名之間當有默會之
者矣客不能詰姑書之以質於方外達觀之大士云

愛蓮樓記

利大邑也地沃物衆蓄儲殷富而庫廩俠小不足以容之常露積於外苦盖承籍園遞之費不貲不得不煩民力逐年羅糶撤舊代新民甚病焉邑又居慶尚忠清走集之衝而且密邇 先王陵寢使徃來絡繹于道而館舍久凉熡之制過者亦不無慨也正德巳巳閒李侯純孝來蒞于兹政且成矣思祛民弊無急於增庫廩而工造役巨懼致勞民況吟者久之謀詢閭境之情輿口雷喧樂願無異辭侯喜民之從也方經度之際民懼侯之中止巳負載屬道猶恐或後材石之具堆積于庭不可限過衆工齊赴不督而勸咄嗟之頃庫間儼列穀粟充完民病永除而尚有餘

材足以修葺舘宇以諧夙志侯又喜而相度之舊有亭在
東軒之東蓮池之南爲炎夏接賓之所即李公世琟之所
新而高靈申相公之所名西河任相公之所記者也歲久
頹圮已盡侯乃以搆庫遺力掘拾木丸移其基於池北而
樓之復奐焉而就凡若干楹視曩亭益爽塏通豁不別名
額只因亭之舊而名之曰愛蓮蓋不敢掩前守之績而掠
爲已美亦不欲忌申相公揭名寓義任相公作記規勸之
盛意也自是　主人賓客之經歷信宿者或値燠鬱溽暑
之時咸登憩于茲若脫釜甑而濯清流兼有卉木池沼風
月烟雲之供于左右使人忘其鞅掌之苦而娛暢其心目
遂爲府之勝宇侯去邑于今十餘載民益思其惠而不能

忘鄉之父老冀所以永然侯之蹟美共請余略記其實而懸諸樓壁噫侯之用心不亦君子矣乎勤乎民而敬乎賓又能量緩急審輕重適時順情舉得其序卒之事成而推美前人不居其功此所以能使專邑之人悅而忘勞愈久而不忘也歟抑其幹辦之才規圖之悉又有非尋常宰守之所得望也瀛溪之况高臺之寓西河之規所謂君子者侯庶幾矣後之登斯樓者不徒翫池宇物卉之觀而賞侯之用心可也嘉靖紀元之二年癸未五月下澣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聞韶金安國記

利川重修鄉校記

為治有二養與教而已養而不教則民生蠢蠢徒知飽煖血氣之欲不知天理彞倫之重利害所在有不恤其禮義之為何物紛兄辭毋無所不至弱肉強呑為奸為亂雖有養之之具有不得其養者矣教而不養則仰事俯育之無具將救死猶恐不贍何暇於禮義哉故在古盛時教養兩重未嘗偏務至世道衰養之之政有不以為意者况教云乎哉蓋有能養者矣亦未知教之所以為急宜乎治日常少而民不蒙其澤也漢唐以來教之之法不為不具國有學鄉有校其訓誨課勸貢選之目代有規制而學問之粹駁彞倫之叙斁人材之盛衰之有不同焉者何也居君師之責宗主導率而鼓舞作興之者不致誠焉則法雖詳具焉

而已矣為上者誠以唱之而下而司其職者不盡其心以
奉之則法亦不能徒行矣為上者唱之誠為下者奉之盡
其心而師不能詔以古者修己治人明體適用之正學而
士亦不能審擇術以務切實之學則亦終於聲名利祿記
誦詞章之歸而止耳在鄉無厚倫成俗之益躋仕無致君
澤民之望悠悠貿貿苟圖身利豈國家設學教育之本意
哉教學之興有此三難焉稀代而罕聞固無足怪也吾東
方有國自箕封而後至三國暨高麗教學之政浸浸乎漸
修舉之矣而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邑無不設學而大備其
規制則蓋自圃隱鄭文忠公夢周而發焉雖然上未必唱
之以誠下未必奉之以盡心士之所務而學者亦未必正

且實焉故學雖設而未見功效之博今我聖上有意興化其所以唱率于上者誠未嘗不至也外而列郡守宰有賢有否其所以奉承而行之者多不盡心故學校之苟廢猶着遐方遠域則已矣至於畿甸密邇京都　王化所首被況此興學一事王政大端當其任者踧踖奉承宜尤謹於他方而亦以近京之故供獻之數賦斂之煩力役之擾倍於諸道加之分符綰綬類多俗吏務煩事劇日不暇給於簿書期會之間其於養之之政亦有所不能加諸意焉自非有大過人之才明於致理之本察乎緩急之序而游刃於盤錯肯綮之際者安能並與其教者而舉之乎故凡畿甸諸邑之學校墮廢反甚於他方可慨已正德十六年辛

乜春余罷閑久来寓居于利川之注村時南原梁侯淑從邑政數年矣聞鄉巷之謳頌絲衣冠之勝談侯於養之之政固無餘蘊矣又能盡心於教之之道自下車刻意興學誘掖勸勵之方無所不用其誠學校在治北里許岩麓之間隘陋甚又多圯毀而無有顧之者弘治戊申年閒卜公承禎以儒雅出宰于是慨然修繕勸課諸生導誘不倦府學始振至今言善治必稱卜公然公當久墮毀殘弊之後力有所不贍不能大改作姑且因仍其舊而稍加增廣完葺之故規制未能盡備而無憾不無有竢於繼来者今梁侯之至肅謁于　先聖廟瞻覲殿廡隘陝傾側不足以安神貌而展儀禮周視堂齋漏缺汚陋又不足以勸師生而

寧寢處惕然而懼思欲恢拓而周備之經營規度于胸中者久矣而坐席未暇不暇及也暨夫民安而政成盖力有裕矣然後乃起事焉剗其隆而塡其側斲其堅而累其缺廟廡之基夷然始廣於是運其尋丈而位置之材因舊而益以新竪焉架焉覆焉塈焉圬墁焉撩等焉丹堊焉工衆勸而不告勞傭力償匠皆出於侯措置之別未嘗有一毫擾損於民又以搆廟之餘力補葺堂齋門墻皆森正得法象焉若斬始役于庚辰秋踰數時而斷手功適就而余至學之諸生與邑之儒士咸躍然喜相與來請曰今聖上右文教吾邑得賢侯式克承之學校重新制無不宜維掖之從方于于群起而嚮學豈非吾一邑斯文之幸而公又適

寓陋邑庶幾得公一言以昭發我侯之志而揭來學之向方也則豈非又大幸歟余曰夫學之興有三難焉而其二難者既以無憾矣則又所謂一難者將不在諸生乎諸生歸取聖賢之遺訓而熟讀之一其志審其趣向以從事於學問思辨篤行之間為己而不為人藏器而待時其處也足以範俗而裨化及夫歌鹿鳴而造于朝也推吾之素所學左右吾 君展之於經綸事業之中足以康濟一世而垂休竹帛豈不華然與古之名世者埒哉若夫因陋守舊徒區區於記誦詞章之習以規取聲名利祿崇一身育妻孥而已則固非吾 君與吾侯興勸育養之意而亦非吾之所敢知也既以語諸生因書以告于後之願學者正德

紀元之十六年五月下澣某官某記

娛賓奉安兩驛重修記

吾堂兄元老氏平生莅官事如家所至補弊完缺無所不用其勤及為平丘道察訪數年矣余乘間進問曰兄歷他任未嘗不盡心於官事必有所興建今在任數年矣不審亦有所事否兄曰自揣駑劣無一能可以有裨于 國濫厠班行夙夜以畏懼疲竭犬馬之力無忝于先祖顧愚贅於計慮不能為大利益興建之事唯公廨之隳毁者必及時補而葺之毋令至于大毁以勞民力而費後人之慮自莅見任循視諸驛完者護之缺者補之惟娛賓奉安兩驛為慶尚忠清江原三道公私行旅之所輻湊日本琉球諸

國聘价之所經由棟宇隘陋且久頹圮幾盡不足以安賓使我用是懼倩工重搆材仍舊不足者補以新備力而均役人皆勸不以為弊事省而易集軒廳房廡竈廐涸廁門階墻壁位置皆具畧加丹雘焉雖意在示後而亦不至于大陋先修娛賓于戊寅歲凡為楹五十繼營奉安于庚辰春亦三十五楹非欲眩能而誇後欲使後之繼今者知經始之歲月度弊毁之所及時以修之補之庶不至若曩之甚圮而難圖也子幸記于壁安國起拜賀曰凡之用心若此能守我先業為不衰矣夫菑公以勤忠也尚完而不虛美儉也善其事而不有讓也能此三者焉往而不可吾非以此為公言而欲取信于後冀凡毋怠于此勉益修而加

進也兼用告于後之君子幸勿以官事爲鄙庶幾來兄之用心以爲莅職之助云兄名定國字元老正德十五年庚辰五月下澣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聞韶金安國記

文化縣移治記

文化爲縣介在黃海之西裔地雖僻即我東國始主檀君之故都民風俗習蓋有賢聖之遺烈焉固非他邑之比況黃海在麗氏爲畿近道地饒財富物衆以審號稱天府文化以名藩屬邑檀故都之美宜其邑居奠安生齒大滋甲于諸縣而自經紅賊敗衂之後白骨暴野沴氣熏蒸爲癘疫轉染一道夭札消亡邑里蕭然非復昔日之殷阜文

化與鳳山載寧三邑被滲尤甚前後守宰死病相繼無能
數三年安其任者吏卒僕隷之徒彫耗漸盡殆不能官
民上下憂死不暇政庸不擧民日困悴拯救無方付之無
可奈何之地而一邑一道之境不必盡然或甚或否豈地
氣有衰旺風土有殊別癘氣所至或相值合或相違背而
然歟理不可知也國家憂之求所以救之之策於是移邑
之議起事下吏曹轉移其道詢問便否尹公蔵輔時為監
司咨民情審風土力贊其議啓聞 俞允又得新縣基於
舊治南十三里乾止山之下地沃厚平衍風氣融和于城
于衆民樂攸居卜用是吉朝廷以移治重事遴遣守宰令
縣令韓山李侯秋實膺是除而來事未及就尹公以遆家

弟正國承之代往繼為措置移設之後一付李侯經營李
侯承彫瘵之餘當大興作規畫得宜民不告勞起功于庚
辰春凡六閱月而告訖位置盡法邑治儀具凡計楹架客
館一百四十五間文廟三間學校若干間庫廩若干間衙
舍三十九間總二百有餘間於是涓日告社遷徙而落之
子姓父老歡愉欣忭相與告于侯曰吾邑不幸陷為癘疫
之藪吏民罹乎死亡之苦不能聊其生者幾將百年于玆
賴我 聖上子育吾民特開可生之道惟我監司能體
聖上之仁政而彌縫之然非得使君之賢其卒成就而奠
居寧可必乎使君之再造我吏民德至渥而功至勤我民
其敢忘諸況遷邑改治治華重擧不可闕錄俾後人無考

請借翰墨之手以記顛末垂之永久侯曰還政之迹在所當録衆欲歸功於我不已誇且誣乎我無功於爾吏民秪奉上之德意順爾吏民樂還之心而事吾之職而已我何功於爾吏民哉我實不足以當爾衆之請衆曰天下之為吏者皆能奉承上令順民心而行之則豈不邑龔黃而俗雍熙哉惟其為難是以為貴使君自謙之語是乃所以為深德於我民而我民之所以不敢忘者也况公不可以私掩衆不可以辭拒惟使君之加思焉侯不能違以書求記於余余謂侯之言不其韙哉為政之務順民心而已民心順則上下氣叶融融怡怡薰然大和邪沴之氣不得間其間此所以治世之民無夭病之患而享壽康之樂也

今文化之吏民若舊求新衆樂於遷　國家旣順其心而從之矣侯又善率而能成之以益鼓其樂之之心吏民之樂而隨之也積於中暢於四肢百體平泰和氣洽然舊日癘疫之毒將消殄解散而無留矣風氣之或殊崇否之不同固不足言也侯雖欲避其功得乎夫文化之吏民寄命癘疫之區父子不相保夫婦不相存日與死爲期而一朝脫水火之坑轉之仁壽之域始知爲生之樂昔大不幸而今何大幸也雖然有如沉痼大病之人病除之後百脉雖順元氣尚薾須糜粥以調之滋味以補之時其涼溫適其起居然後體日蘇而元氣可復也苟以謂病已離身而將護不愼悴役內外則眞元大敗百病交作有甚於前日之

大病而不可救矣今者之大幸不乃復爲昔者之大不幸乎然則將護之責將不在吾侯與侯之繼來者乎余旣喜文化之吏民大幸於得所而又懼夫大不幸於大幸之餘敢以是復於吾侯雖然侯旣善於其始則豈不能保於其終乎余所爲懼者懼夫繼侯而來者擾康平之外見眛斲喪之深根有忽於調護將息之宜而復至於大不幸也侯其有以處之哉正德紀元之十六年龍集辛巳五月下浣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閔韶金某記

普達院記

儒常排釋道不同也其外倫理幻言語鼓人衆而趍於虛

僞同釋者之罪也若夫存心普濟利世愛物勸善而禁惡
者則未嘗不與儒者同其可例以為不同並作而不與之
乎碧瀾為渡處黃海一道往来之衝水險而瀾流且近海
濤浪汹撃氛殪恒作公私賔旅之經由者日望集而不能
以時涉觸風沐雨添濕寒凛逗留愁歎為苦極矣籩獻供
進之品輦載絡繹咸阻于玆俟以濟渉委置塗傍以綏祈
夕腐敗變動虆復愆時有虧享 上之儀西涯舊有院曰
普達不知剏於何代所以為公私慮利益大矣歲久頽圮
殆盡行者嗟傷然力足以及之者睨而過不一動念其有
身嘗其苦思有以濟乎人者則又無力以就之頽者日頽
而至於無圮者日圮而至於夷過者日亦衆矣迄無有重

理之者歲庚申有釋一心師自淵康来過植杖周視疲窅
旅之無庇慨然有修建之志顧力不足以行志走以情叩
于郡倅許之控于方伯方伯肯之又謂緇服髡毛有駭於
出入城市乃長其鬢髮而冠其顛為俗人之服經營勞悴
幾十年而事乃克集堂宇門墻屹然而成凡為樓四楹承
以石柱四施闌檻而加丹雘焉以為安貢獻[illegible]使賓之所
又別為廊宇六架繚以周垣以處衆旅又築石為缸倉以
便渡涉然後行者得其所以免曩昔之咨嗟師之用心不
亦勤矣乎其積誠仁愛汲汲於利物雖在縉紳間不易多
見况在窮賤而能焉寧不起敬而獎之乎其可以緇流異
道而忽之乎彼誦詩書竊儒名長閭閻飫膏粱食祿于朝

紆其朱而拖其紫飽腹而安居者果何自而致此而一朝佩符擁節為榮又拯邀不以生民休戚動念泛然而來泛然而去甚者嗜其膏而浚其血俾不得寧其生焉果何心哉果何心哉其或過憇于此而想師之用心得不泚顙而興起乎於是乎樂道其善而書之兼以規于衆聞韶金某謹記

安東望湖樓記

安東嶺南之雄府也邑據形勢擅聲朱蓬群山飛舞環擁乎左右一水縈紆映帶乎其前蓋二樂之勝府實專而有焉若其瀰漫演迤澄靚渟汀舒為渟湖激為湍瀨深淵淺灘回灣曲浦拭明鏡而鏘金玉含娟娃而納光景霧亂縠

波雲數鱗疊徐若便旋疾若馳驟喜若曼舞歛若修治晴
容歛灩雨氣空濛汀蘭岸芷葱蒨芬芳鷗鷺龜魚飛戲浮
躍沙渚烟磯風漪月波可以舟泳漁釣可以歌嘯吟詠近
玩洒然而神清遠望爽然而意豁變態流動不能以千百
狀皆足以發舒游客之興宣暢湮鬱之氣曠然放懷於一
時而能成賓主之歡者莫尚乎水以此一邑䠶觀之美不
于山而萃于南湖因勝之美而搆樓於湖之北岸者曰映
湖不知誰之建也盖欲以接主人而樂賓客節勞逸而慰
羈旅以盡敬禮之意其經營勤而慮周矣於是映湖之名
流播東方有未嘗一登而引領想像於髣髴者不知其幾
人安國幸因　王事得一歷覽而遊矚其後按節而往又

嘗再陟焉然簿書鞅掌竟不得流連繾綣飫觀而飽賞之每巡到于邑心未嘗不在于湖也或值朱曦爇燠之候其思湖也益甚欲輒舘于映湖則距府治稍遠供頓奔走處或貽弊滕訴聽斷亦所拘礙欲但寓于客舘則氣塞意悶竟日以無聊若抱沉病而不釋體於是不得已移就於所謂觀風樓者四顧湫早擁隘亦無遐眺騁望之快與處客舘無甚殊當是之時意謂客舘之側豈無爽塏敞豁之區可以起高樓挹湖光接清冷之灝氣滌賓使之煩襟以與映湖為敵者哉而乃用是贖瞀為哉盖或數有所待而恨余不及見也自爾閑居田園今將十載追思疇曩遊賞之跡若所謂南湖之勝無日不往來于胷中映湖近玩之景

常森羅在目前未知遠望之樓有能復為之經營以廣觀湖之趣而具一邑之全勝否乎久之自南來者有稱今府使朴公好議乃於乙酉春構樓客館東軒之東凡三楹附以温房為接賓之所名之曰望湖試登而眺焉湖水之觀盡收入眼底映湖之曩所全有而矜詑者有不得獨擅焉而其不離几席不移跬步並聽斷使供頓而坐領無前之與著則映湖雖美似若有讓於玆樓矣安國聞之啞然而笑曰朴公真得我心之所欲者矣數之有待不其然乎一湖之勝近玩遠望曲窮其趣於是乎為無餘蘊而賓客之遊觀寓處又皆不離乎湖之範圍而無一刻之阻賞其規制亦可謂備而無憾矣公之所為豈不光于前人哉欲為

書以賀而公適因北還人以記為請安國既服公之興作出於尋常而果愜余之素志又幸鄙名之得託茲樓而永久也敢不從而為之辭乎第恨安國今已衰矣犬馬之力已殫無復望於驅馳從宦之念雖欲更踐游南之轍以與公舉酒相屬於茲樓之上而窮極前日未盡之觀為公鋪張而歷寫之得乎姑以舊識而依俙者略書以復焉嘉靖紀元之五年龍集丙戌夏五月下澣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聞韶金安國記

認齋記

生員姜君潤德尚志不仕以認名其齋求記於余余謂夫子之門人問仁者非一於顏淵仲弓則語以為仁之大端

獨於司馬牛只以言訒答之豈詳於二子而略於牛乎盖聖人之敎猶化工之於萬物各因其資而成就之亦猶醫者之用藥診其寒熱表裏輕重之候而劑投之故其言之詳畧大小有不同者夫訒者言難而不易發之謂固其仁德之一端然學者苟能致思而用力存心而不放斂於行而不易於言循循勉勉而不已焉則爲仁之方不外乎是而雖聖人之極至亦可因此而馴致矣今姜君氣厚而行謹非有司馬易言多躁之病而猶以爲戒扁齋以訒念念覦省此雖古人韋弦之意其志則不止欲矯其氣質之偏而已盖欲因聖人之訓而專心於内不矜乎其外以求至乎粹面盎背充實光輝之域耳豈不可敬矣夫彼喋喋於

口以辨捷自喜者與夫誇誕外飾而中實無有者固不足之
道也若徒守訒言之訓而不用力於其內則雖不失為謹
訥之士亦豈聖人垂誨之本意歟請為君言訒言之方人
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行五行在流通而適其時五事在
應用而得其當非可壅遏而閑塞之也口之不得無言亦
猶耳之不得無聽目之不得無視言豈得廢也苟得訒焉
可矣然君子不徒貴於訒而貴於時不徒貴於時而貴於
當理而不浮於行苟當理而不浮於行則雖終日言而人
不厭其言雖言滿天下而無口過之患和順之中積而英
華之外發足以為範於一世而可傳於後世矣夫然後可
以言善學夫古而為得訒之力也然則訒之宜如何曰言

必顧行非禮勿言聖門之明訓也盍亦勉之哉嘉靖丙戌六月上澣注村散老記

陽城縣重修鄉校記

學之設所以敎化明彜倫作人材懿風俗實王政之本也即其學之修廢可以觀致治之隆替國祚之興衰矣三代盛時為法大備國學術序黨庠家塾之制達于天下後世尚遵而守之由百世可至萬世而長治矣豈有廢興存亡之故哉吾東國舊未有邑學自麗季鄭文忠公夢周發其議於是鄉校遍諸邑然衰亂之際徒有其具而無其實及 本朝興運文教蔚興 列聖丕闡規制纖悉歷百有餘年而愈盛然其間典邑之官良否或殊廟宇黌舍之設

誨導勸勵之方不能無修廢之迭見蓋亦隨其一代之興
尚與否而為之舉怠墮經廢朝昏亂吏益懈而不事事其
能格恭於風化之職乎教學之政墜廢已極民風士習隨
以大毁亂亡之兆有由然矣此所以有關於觀治也歟
聖朝更化廢政惟新崇重儒道增光前休文運熾昌教政
日隆具寮奔走恐後自京師而列邑無不祗奉 德意刻
勉學事大邑力齊修舉得時小邑微弱僅脫暴征虐徭之
中喘息纔定有不給於興建之事今休息數十年矣勸學
之方宜無不舉而學舍之廢尚或未及修繕况陽城以畿
甸下邑貢獻賦役之煩倍於他方復處南道公私往來之
衝冠蓋絡繹上下疲於酬應未遑他及學校之事鹵莽亢

甚舊建文廟于縣治之北里許附以講學之舍材既撓小構造草率歲久又頹圮幾盡撑支以延歲月前後守宰付之奈何無能措其手者正德九年甲戌韓侯佐來守于茲慨然有修建之志為之經營者久歲仍歉凶事未遑就嘉靖五年丙戌冬鳩集材瓦始克興工具由告于監司監司洪公景霖亦牒給夫力以助之凡七閱月而斷手卜協于吉遷立文廟于舊基之稍北增廣舊規而為三楹丹雘奐焉復為講堂及東西齋者各三間為祭器庫者一間別為六間以具廚庖廳房中建大門繚以周垣皆覆以瓦位置規度整然咸備神位肅安師生獲處於是縣之學校始得與名邑並意侯之此舉過於人遠矣夫士立于朝官至守

宰身享一邑之奉妻子飯膏粱吏民趨走於下風喜賞怒罰惟意所向為官亦榮矣　國恩不為不重矣其思有以鞠躬夙夜以圖報効者乎餙厨傳以要浮譽及簿書以免罰責為延時月曾不以民事風化為意者多矣侯於煩劇之地不以勞悴為厭供上撫民應接賓旅眩瞀難堪而特留心於學校眷眷勉勉期至於有成而後已侯可謂不負所職而能盡受委之責矣亦可謂得為治之體而急所先務矣余雖無似盖嘗從事於斯文久矣寧不樂道而稱揚之乎是邑之為師為生者亦能承侯之用心訓誨有方而不惰於勸率學習日就而砥礪其節行不徒事乎訓詁詞章之末而期於弘毅遠大之域孝悌修於家忠恪著于朝

以副　聖代作育右文之盛意尤有望於將來也嘉靖七年戊子春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聞韶金某記

賜額驪州迎賓館記

州邑之有軒亭樓館皆為賓設也雖小縣區制不一而足驪大邑也營治所于驪江之南不別建客館而直枕江構樓曰清心以擅江山之勝仍作宿賓之所蓋欲以簡其規制而便於覽賞也然名賓使節同時而至則分處他宇湫隘壅蔽與江山背馳不得宣其湮鬱之氣甚為州之欠事正統己未府使盧公懷慎建館于清心之東棟宇廣狭視清心無大增損岌焉雙峙交映清波不能相甲乙於是乎

館賓之制備矣弘治己未牧使權公仲愷又重新而加精
采焉然仍襲稱別館而尚未有名號嘉靖乙酉牧使張公
漢公頗敞闢窓欞而施丹雘始揭額曰賓仙館越四年戊
子冬十月 上祗謁 英陵車駕幸州信宿駐行幄于淸
心樓 御賓仙館臨軒試多士見館額顧謂侍臣曰賓仙
非宜其改為迎賓可也仍 命召牧使臣希輔換額扈從
臣僚深服 聖明所見出於尋常萬萬又侈玆館之光被
宸名實希有之盛事咸謂不可不鋪揚文字垂永于後
以為一州之榮觀州中父老遂以屬臣安國記之臣安國
負國無狀幸逭遜竄退居于州之野方闔門省咎不能瞻
拜 龍袞於屬車之塵以罄犬馬之至願今蒙父老之教

誠非所敢當固辭不得獲葵藿之情又不能自已謹稽首而颺言曰竊惟聖人居乎位凝命立道所以表率萬民而憲則百世者也故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所以為教三代盛時為人君者唯以興賢尊德布列于朝與共治天職為務惇五典敷五教舉天下之人莫不由於彝倫禮法之中君臣上下安樂壽考以沒世而已無異道也逮其衰末王教不明神仙長生迂恠之說興驕君荒主縱於民上逸樂之極無所復逞未嘗不甘心於此而歆慕之不恤于政而巡遊靡息登山撿玉並海訪藥冀遇延生之訣若秦皇漢武之為者踵相接也惟我　主上殿下即位以來憂勤庶政日慎一日怠忽荒逸之念絕于　宸衷崇正道擯

異端急賢才奠黎蒸以仁孝率一國今茲秉三農之隙親勞法駕遠拜　園陵以展奉先追遠之誠復慮窮鄉下邑或有遺賢逸才設科親取以應先王賓興之典猗歟休哉其視前代之君從事於茫昧不經之事南巡東幸勞民貽弊起疾首蹙頞之嘆而卒無有得者豈啻霄壤而已哉伏審　改額之旨不于彼而于此　聖念所向皦如白日其抑邪嚮正轉移風化之機端在於此乎傳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詎不信哉臣竊更仰測　聖旨抑又有貽厥悠遠之慮夫驪之為邑據畿近形勝之最山川景物之清麗膾炙于人登覽騁賞者神怳意蕩有耿然遺世之意而先王弓劒之藏適在封內　聖子神孫世世修謁兩露悽

愴之思有不能自已者繼則必駐蹕于玆覽絕世之勝景賓仙之蹤風景浩曠蓬壺伊通未嘗不興冲飛遐舉騁八駿觴王母之想蓋或有厭倦萬幾之煩悶鬱九重之邃希追穆后之跡而不自禁者矣一經　睿改燕翼萬世　後嗣王莫不欽承　聖謨警省無怠戒荒逸外慕之念式遵好德賓賢之盛意以衍鴻禧於無窮則玆舘之扁豈特為一字一邑之榮而已哉乃我　國家億萬年慶祚之所由兆也臣不敢以跡遐文拙為嫌而終忍嘿也第恐　王言廣大淵深非臣愚陋所能形容有似描畫造化不得彷彿其萬一也然　盛德輝光倘因此而少有所發明則豈不為貽式於永久哉後之秉軺建節來賓于舘者其亦不以

放曠山水流連杯酒以自標致於物外之想為高而以守
正奉公敦化尚德為念對景而無忘職思之戒則庶不負
於 聖上改名寓教之至意云

陽智縣重修東軒記

陽智小縣也隷於畿内供獻之夥賦役之煩倍蓰他道地
狹民少吏隷彫殘雖號能守有不能支加之處處尚忠清
兩道往來之衝公私賓旅輪蹄之所走集水陸包貢方物
之所轉輸隣邦聘价摯珎輦琛充庭實之品咸輻湊無虛
日館接應酬之不暇遑及於他乎以此為宰者多不得安
其職殿最相望廨宇自移治初營搆苟率規制隘陋歲且
久傾圮己甚而無能為葺修革新之圖者賓客之歷止輙

悶鬱不快或欲爲之營謀而度邑力不足舉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安東權侯璣早以文學捷高科蔚有聲望臺院館閣施無不可而亢直不諧於時累斥于外嘉靖戊子春朝議以縣甚獘擇遣良宰侯又膺選而出初赴任蓄儲罄竭殆不能爲官侯痛損約蘇疲瘵寬力而行簡既政成民安貲用稍裕於是相視官廨之頹廢者如客館之西南兩廡暨縣司官廳倉庫衙舍以次繕治或改構或補葺量其修之緩急力之所及而爲之幾百有餘間復擬重營客館之東軒頗欲拓其舊規而開廣之爲其功鉅而時屈重於興工沉吟者久之蔡公紹權初以淸州牧使持之官道宿于縣適盛暑蒸溽軒宇卑隘不能堪過一宵勸侯改構侯時

從事日淺辭謝未能及庚寅春蔡公拜承旨還 朝復道
于此語更及之侯方修繕諸宇乃以先急後緩力未有裕
為辭越明年蔡公建節鐵道縣為屬邑巡到之日又囑侯
曰往日所語客軒重修之托頗留意否非君不能了此事
想諸頹毀者治已完矣盍屬工於此乎侯對曰自承嚴命
早夜不敢忘實費營度之慮思有以奉行之但計近境無
山林無所取材茲回徨未遽起事耳蔡公之族縣尊老通
政大夫韓公惇在坐起云請出所養村五十餘條以佐成
兩公之志蔡公喜曰事諧矣因助給營修之費促舉之韓
公之姪縣人韓營祖及進士李騰亦願出椽桷之材侯即
倩俗雜山僧工九手起功於壬辰仲春訖役于孟夏首尾

僅四月民不知勞官不傷費而事自集軒成為楹者五易簷砌礎皆用鍊石位置儼整丹雘煥焉敞豁柢廓與前宇迥殊復於軒之東隅別搆小堂堂之下引清澗為方塘洞澈見底古鴨脚樹大參雲蔭蔚塘邊敝翳陽光堂四面洞虛風來無礙蕭洒爽朗尤宜朱夏却炎亦有溫房兼備涼候制工而具青嶂碧巘圍擁若畫圖長松老栢森翠聳立景象精采視舊頓別賓客之至恍若入仙境而坐真勝不覺其為途道塵擾之區褊殘斗小之邑也莫不樂道而祈幸之余聞而偉之曰侯以超拔之才屈處小縣彫弊不可堪而略不以為嫌方且雍容裕處若履榮官而飽罷樂不鄙夷吏事諄諄薄領之間字窮恤勸農桑酬賓旅供上下獻

衆務兼舉神疲力悴日不暇給而又能從事於繕修之役興工起廢慨有餘力亹亹不怠厭必至於百爲畫完而後已使積世難辦之舉能成於一朝而無艱窘之慮侯之才固加人數等而其志與量有非淺淺者所槩識他日所期望於侯者寧可量耶夫懷誠抱純竭吾職分之所當爲以効於吾君而已不以升沉得失貳其所守而置欣戚於其間古之人爲已而務實弘毅以自任者固如此侯其庶幾矣乎彼覬冨貴榮一身以自喜而已者方其志得也揚揚行呼唱以相誇耀了不以職務爲意反謂勤事蹈規者爲凡鄙而指笑之少失意焉則便薾然沮喪失其素履嘵憂熟中若無所自容倘非精耗氣餒不能自強於治事則怨

尤狠忽委置其所職而不顧焉聞侯之風庶少䂓矣盡書
侯績以為官守者之式乎方欲屬諸縣人而揭之辟侯適
以書來請小堂之名余取朱子觀書絶句意名之曰淸鑑
而復之曰人之心體本如塘水之淸明可以鑑象類涵光
影故能滌瀹滌污流行天理照察萬事應得其當其不能
然而有向者之病者澄養之不加而慾汩之耳亦如塘水
雖淸然源無活水之來而泥滓日渾焉則安得恒其本然
之淸而能鑑物乎侯於澄心之功其有得乎故不為榮利
得失所汩而能存淸明之體事君而盡其忠居官而盡其
職鑑事之當否而優處之不亦美乎想侯簿領之暇常接
賓朋于斯堂之上俯臨寒鑑凋靜照映知淸明之有自引

活水於源頭無時而間斷因與之窮澄心之要而日有加
得焉則造詣將益高明而達之經綸參贊之域亦由此矣
寧獨整一邑之政而已耶

序

送禮曹尹參議朝 京師序

洪惟我 皇明混一寰宇統御萬邦文軌攸同聲教咸暨
大陽煦耀之德無不被於普率而震隅一區光輝偏厚
世荷 列聖之眷優禮之與錫賚之蕃有非他藩國之所
得望其一視無外之恩實與內諸侯比者何也豈不以其
守箕子之遺化秉道義治禮教修文獻篤彝倫謹侯度導
正統一遵中夏之風亘久遠而無變經歷春秋戰國五胡

遼金之紛擾猶固執節無有陵僭逆亂之萌有足可紀耶
我國自始祖　康獻王以後代著忠恪畏天之誠足以格
于　上帝亦非他侯王之所得並者何也又豈不以其
皇朝之殊遇而益殫其丹悃耶　上國邊氓見擄於賊虜
者苟或逃投我境則謹具衣襲勞慰而復貫乃我　殿下
誠事　皇朝之一節未足為異而今者不意叨荷　皇寵
褒降勅諭非徒我　殿下感激隕越而已舉國臣庶蹈舞
主榮感戴　皇恩君於是時御聘謝之　命充使以往
重瞳　天墀覲覿　聖天子之光儀其視曩日之朝為益
有榮矣安國聞春秋之時會盟戰伐衛封城成之事是殷
列國大夫入覲王庭交聘諸邦有或因勢周旋以紓難解

紛衛主救民神政利物者皆其一時勝流其人名載青簡垂炳後世忠賢傑偉之士所為自與凡庸殊有志事業者宜所景行今四海一統 天子聖明時運熙泰萬國星拱玉帛之使輻輳 闔闢稽首貢誠而已顧無可為之事安國舊嘗忝承 聘遣上朝 京師昧陋無似惟辱 命是懼當時見從行者出入無禁或質禮叩疑於先覺或貿詩書籍於市肆或衆觀 皇都文物之盛以廣見聞或薰炙中華道義之風以資學習益知 皇朝懷綏無間有異他邦此所以我東國備被 聖化浸染漸漬丕變俗尚以升道猷為屛翰於 帝室者也自屛退無意於世然猶時許國之念尚耿耿于中以聞近歲使于 上國者峻禁出入

有若拘囚與女真蠻獠獞子無異竊訝其故豈我國之使
德禮失檢違犯懷方氏下執事之儀導而然歟或者府史
掌典故者未察 歷朝恩遇之至意而偶出於一時之見
歟不然春官尚書侍郎諸公皆盛德高識輔佐 聖政郎
宷諸賢亦應時選諳達柔遠之體必不輕變祖宗列聖綏
待之舊而為是蹙迫之令以缺遠人之望也是令久行不
復于舊則愚恐東國之士目睞耳塗無復敢望薰華風而
進于德以需 皇明無外之化而變華僻陋之習也君倘
援舊陳義試禀春官尚書侍郎列位祈聽 鈞裁得復故
常永惠我東人於無窮則前史所列君無愧焉而安國雖
已無用亦與有榮於裨世之舉矣抑又聞之醫藥以濟人

聖王至仁之政而藥物之產因土地之宜散出天下不能所在而得一劑之合一藥或缺則藥不成藥而無治病之理海內雖廣往來無阻入得貨貿無遠不致吾東國僻處一隅藥品之所出未當 中國十分之一二封疆限隔拘以時制道途不相通其產于中土者無得以致之用一二分之藥物欲以救千萬變之證疾宜其夭札相望紛有神醫不得有所施其術也豈不可矜矣哉本國雖因聘使之往時遣醫官貨求欲以救民疾病而貨藥者輒料遠人不得久留且多拘阻不時與交貿多所欺誑又不能得十分之一二而還使海東一區不得均沐 皇朝天地生成之至澤而同躋仁壽之域寧非 大化博施之憾乎望君盡

亦以閭顩稟異得公 許貿給俾無阻礙則 皇朝一視同
仁之德徧洽于窮海之壤而吾東民萬古永賴矣適當
皇渥之及抃慶之餘偶有瞽見以君强志懷忠果於立事
常慕古人之為故舉以為行贈深愧取笑於中華達識之
士倘或有見恕者否乎嘉靖十三年甲午二月聞韶金某
序

陽川許氏先世系譜序

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此譜牒之所由起
宗法之所由立人知尊祖敬宗而篤報本追遠之誠厚倫
族親睦之情上易治而下易化盡亦由明法而盡制也周
制既弛譜牒不明宗法隨毀人家宗族渙散既不知源本

又不知派屬悠悠泛泛無親愛之道家無厚倫國無世臣孝悌何由以興忠義何由以立乎雖然中國則尚循周制之餘代有掌官修譜牒之政民間亦多自脩成風人鮮有不明系知族者我東號稱禮義之邦凡上之所以立政下之所以為俗者舉尚中華之風獨於譜牒一事莫能致意閭或有修之者類皆踈畧或中廢不續故雖名門世族多不識源本之所自來况望其收宗族厚倫誼之道乎我國封疆非如中國之廣以士族持門户者亦可以數不至如中國之不能勝紀以中國四海之大人民之衆猶尚為之况我國乎苟有成制則事固不難而於治化甚有裨益安國竊意國家官制若忠翊府為原從功臣而設只修世系

譜牒職務寔閑偹今兼掌士大夫譜牒之事則足以裕為不待別設新官而可行程子所謂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云者正指此事豈不有關於治道哉今縱不能然稱為名族秉禮之家思尊祖敬宗之義有意於收族厚倫者果能各自修明家譜則風俗自美 國家亦賴世臣忠義之力矣近世安東權氏族譜始於權文景公踶卒成於達城徐相公居正之手至今士族考知源派起追遠保族之思其裨助風化不為小矣惜乎有倡而無和未聞有效而踵為者吾外家陽川許氏自始祖諱宣文佐麗祖統一三韓賜邑于孔岩之後積代貴顯德業功名彪炳于世至于今不絕為東國甲族安國

曾得先世所修家譜及累代內外世次官位籍貫欲增校成編而以罪罷散省悤田里力未能及乃屬今吏曹叅判許君洽為之叅判之弟今司諫院大司諫君沆先將內外世次官位名諱籍貫遍考國史集錄叅校增添頗為詳悉其生卒及墳墓可考者亦錄之將以傳布諸族期於世守而勿替可謂篤於孝睦之道矣安國之志得君而遂不亦韙哉若今內外諸侯若後之為子孫者苟皆能如君之用心考系譜而識先世積累慶隲之所自益勵世守忠孝之業勉報本之誠而敦睦族之義則許氏門祚之隆將益引於無窮而為東國世族之矜式矣若其族譜之修則又有望於兩君之畢其功也

陽川世稿序

文章公器也非一家之私物光嶽之氣所鍾則寓焉然美玉多產於崑山良驥多出於冀北天地精英之氣固有鍾之厚而積之偏者非惟物為然於人尤甚純粹之縕為道德英華之發為文章蓋多以氣類而出焉前代聖賢之世尚矣不論至其文章之士播其芳芬或父子繼躅或兄弟齊名或累世聯聲或宗族迭鳴者屢見于史若班馬謝杜二陸三蘇之流其尤著者也東國以詩文世其家者亦彬彬有之有若稼亭牧隱父子適亭玩易齋仁齋私淑齋之父子孫兄弟永嘉咸從高靈昌寧之代有著名者皆為世所慕重信乎精英所鍾自與凡品殊也吾外家陽川許氏

自先世以文獻傳家繩繩趾美其顯于麗之中葉以上者
代遠未及考究惟我先妣高祖埜堂先生諱錦字在中文
章德行冠冕一時未弱冠登第仕麗季官至典理判書見
時將亂僞姓瀆君位則引疾休位退居于埜因以自號壄
家貧劑藥廣濟人病日以著述為事其高風遠韻至今令
人欽想而起敬今得詩文集若干卷于梅軒先生諱憯字
原德官判奉常寺事淵源之學多得於趨庭之日積德好
善雖不以文章自標能踵先業亦嘗侵尋於吟詠平時旋
作旋棄雖無成集謹亦裒錄為一卷以備家傳之數至梅
軒先生曾孫忠貞公諱琮字宗卿及其弟文貞公諱琛字
獻之俱登相位復以德勳文章繼振先祖之風各有集若

干卷吾內兄磐字文炳亦才學絶人華藻逸發登第為權知承文院副正字當廢朝不幸於非命文字盡散逸不能得僅收拾少作古律詩若干篇亦以附于其末以著文獻之世不乏人合而名之曰陽川世稿象武于後者尚不絶近亦累起以文學鳴　聖朝令大司諫許君沆即忠貞公之孫謀於安國將世稿各集編校叅證結寫鋟梓以遺雲仍俾知積世風聲之所自傳各自奮厲期得繼續於無窮兼令世之覽者得以知吾陽川家世毓英鍾美之偏厚也若其所著述縱有家傳之法氣韻體裁各自有格有非眇末後裔之所得容議世之具眼者自能識之矣其或先世遺稿本有完集而偶未及知者或已刊諸集詩文有所遺

逸未及收録者有志子孫望各以所得添録續刊或後來以文章成集者亦得隨世刊附於世稿之後以爲補遺集後集續集雖至於無窮可也嘉靖十四年龍集乙未春外後孫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聞韶金安國拜肅謹序

二樂亭集序

所謂文章者非謂其詞翰之藻艷工贍而已必根理道本德行彌乎中而彪乎外精華之用是以黼黻乎邦國賁飾乎治化然後爲可貴也觀氣運之盛衰世道之升降治化之汚隆亦必於是焉察之吾東自三國以後文章之士代不乏人其或當氣運之盛則蔚然輩出以鳴於世文字之

當塗者固亦多有未必皆闡理擴德有本有原之作蓋時
之所尚者然也及至聖朝治以道隆運協熙昌光嶽氣盛
鍾英毓秀瓌偉傑特之才出為世用布列岩廊館閣之上
贊燮化理粉繪太平者前後相望皆能以道德為之根柢
而敷以精華之文培養之厚至 世文兩朝而極盛以及
光陵右文 成廟繼而樂育文章又復盛興回視羅麗之
舊豈啻霄壤乎二樂先生與於 成廟全盛之時以英資
間氣早捷巍科聲華震爀歷翰苑論思經帷與一時諸
彥被選 賜暇大肆力於文學既蓄之深而積之多其位
廟堂典文衡事業文章炳燿于世皆本之德義之粹學問
之正有非締章琢句組織為能者之所得窺其藩墻也試

誦公之詩與文醇嚴典正不事靡麗裁之以規度而無邉
幅之窘發之以勁健而絶粗厲之氣望之知其為弘公德
人之述作傳之於後足以知我 國家文運之盛世道之
升治化之隆有非前代之所得擬其萬一也先生平日愛
賢樂士奬掖不倦安國為其寮屬竊順下風而承謦欬過
蒙許可粗聞翰墨之梯經於先生所著非敢僭有所評議
常取縉紳名勝之推論而樂道之先生之胤子今光州牧
使瀚仲容氏與安國友善編次先生遺集將鋟于梓以安
國嘗受知於先生庶得以少發先生之意趣索序於安國
以為徵於後安國鹵學膚識且非知言者其於文章之有
所論尚且不敢况敢有所措說於先生之述作乎謹以平

昔所誦而道之者書而復之時嘉靖紀元十四年之乙未七月下澣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聞韶金安國謹序

分門瘟疫易解方序

我 聖上之三十七年適值歲氣流運癘疫熾發遍于諸道 聖上惻念命分遣醫員考方劑藥救療猶慮窮村僻鄉醫或未及遍歷民之罹病者未解治救之方多致橫札之患舊有辟瘟兩方抄錄尚漏襍辟療治又復混雜且無藥名採法蒙愚之民尤所難解雖有其方不能濟急乃命因舊方加抄簡要易解之方分為門類并錄諸藥鄉名採收之法彙成新方刊刻中外務令廣布俾民人家有而

人鮮病之未發預辟之已發旋救之期無扎瘥以納仁壽之域臣安國實承　睿旨而摠之轉下醫司行護軍臣朴世擧行司猛臣洪沇率內醫院正臣文世璉直長臣柳之蕃典醫監前僉正臣李倜前直長臣鄭樞惠民署前直長臣洪世河等掌而裒集旁搜諸書方取易施藥取易備於舊抄六十餘方添入四十餘方分爲四門首鎭穰次不相傳染次服藥次勞復繼之以藥名採法皆飜解諺文於是救癘之方秩然分曉雖愚夫愚婦可盡辯識而易用遂繕寫以進　賜名曰分門瘟疫易解方臣竊惟天地運化唯以生物爲心帝王承天莅位其所施設孰非仁民愛物之政制爲醫藥救活物命所係尤切況諸病之中癘疫之作

薰染轉熾遥于一家一鄕以至被于遠邇横斃滅門者相
踵為毒家亟言之慘痛　聖上軫念至此真能體天地生
物之心而吾東方百萬億蒼生永受其　賜於萬世保命
遂性熙熙樂生休和充洽殃沴自消皇天降隲靈祚無窮
嗚呼至矣内而若書局若醫司外而若監司若守令苟能
體　聖上至仁之政盡心鋟梓期永流布則活人之善亦
應感動於天而與蒙其垂祐矣嘉靖二十一年蒼龍壬寅
五月下澣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成
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臣金安國拜手稽首謹序

忠義衛廳題名案序

自世祿之制絕褒賢紀勳之典不永于後雖有匡社之忠濟世之烈而昭穆未易丐食於道者相望也豈先王之政未可復哉良由世主不致意焉耳我　國家垂統動憲三代其於酬功之典尤惓惓焉乃置忠義衛眤屬禁陛以待勳臣之裔考其宿衛之疎數勤慢而上下其祿秩夫礪帶藏盟永底于沐耳雲之遠猶使不失其祿食為德至厚渥矣處此者寧不思所以畢心衛國以不墜乃祖乃父之志者乎上以恩逮下下以忠報上上下交盡其道國祚益永而家業與之俱永嗚呼我　祖宗設置之意其在是乎然智愚殊資賢不肖異質凡入于此者果能盡識而體之乎李君昱以高勳適胤夙處是衛秩為冢冠乃倡作題名案

相勗以一誠殫力以答　国息求一言以顛之余嘉其志忠義于身又能周于朋類期欲同歸于美能承其家業者也茍列名于案者能與李君同志則忠于国用保于爾家亦将與之無窮矣余不得不奬成之也正徳六年建丑月奉列大夫守成均館司成知製　教兼承文院叅校金安国序

擬送韓愈貶潮州序

昔者聖人以道治天下道行而天下無異俗其功化之極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夫又何以加之哉然其道不出乎人倫飲食日用之間不外乎仁義禮智禮樂刑政之中由體以達用沿流而泝源上以是為教下以是為學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愈久而無獘數聖人既没是道不復行於世夫子生於衰周之末慨然以行道為已任栖栖四方卒不得志乃退而删詩書賛周易修春秋述禮樂六經作而道之大全其在是乎當是時唱而和之者顔曾游夏七十子之徒相與扶持之故異端不興焉孔子没七十子死六經之文微妙而至深蓋識者寡焉邪説并起蔓延於天下塗生民之耳目先王之所謂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道欝而不彰其為害可勝言哉賴孟軻氏盖嘗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氏没歷秦漢晋隋之間老佛之道復顯行於世清淨寂滅廣大慈悲之説盈於天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有聖賢出而正之幾何其不至於夷狄禽獸而生民之類或幾乎

息矣然上下數千載間溺於見聞卒無有一人敢倡言排斥之者子今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蹶而復奮自非見道不惑勇往直前自任以先王之道之責者其何以至此哉昔者孟軻氏扶之於未毀之前子乃救之於旣亂之後其為道則同而其功過於孟軻氏遠矣今天子明聖挽回三代之道黜異端之陋乃者詔迎佛骨豈不欲以暴其謬妄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子適以直諫得罪豈不悲哉雖然子益困是道之責愈重子往焉反之於身而內自省焉於先王之道益究夫精且蘊者而自力焉以為息邪說距詖行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也則益充恢恢乎有餘地而數千載斯道之望其在子乎百世之下必

有神會黙識而興起者焉聖人之道綿綿續而不絶子之切於是為愈大矣子其亦勉乎哉若夫道之行否於時天也吾何以知之哉李翱序

贈六禪上人序

浮屠者喜從學士大夫求詩文以自重學士大夫亦常樂與之語者何也儒與釋道不同大本歧矣然其清心而斷欲廣慈愛而絶技媢以求其本然之善而常欲利濟於物者則未嘗不與儒者同而視夫世之汩利而忘義徇已而害物以自陷於涵穢苦惱之中而不自覺者固不可同日語矣其樂與之語而或假以文辭似無足異者蓋嘗考古之名公鉅儒高人聞士無不與之酬接雖以韓昌黎之衛

道不撓亦所借許豈落穽下石世交翻覆厭此之不足恃而抑反有取於彼也歟自余退居南川之注村時往来京都寓宿廣之法輪寺有六禪上人者肅容而入接之甚款對床夜話山川遊覽之勝仙佛玄空之跡天地造化之變草木虫豸之事以及吾儒真實之道靡所不討至夜分未已是以慰旅宿之孤寂矣或者譏昌黎晚年在潮州樂與太顛往来以為不無動心於異端之學其論則正矣然似不恕昌黎本心者空谷跫然之響豈必其親舊然後喜之哉此固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況其清談勝語或能有所資助於我乎吾於上人者有所感焉上人持行軸踵我村居而請序豈亦慕古之風者歟惜乎余非古人之儔上人之

意雖勤恐無以重於上人也雖然余今塊然獨處平日所
與游從者邈難與之相接朝夕所見唯田翁樵叟而已田
翁樵叟可與之言田園昇平之樂不可與之談物外逍遥
之趣則所與之晤語而開懷者非上人之儔而誰上人其
毋以世之議吕黎者為我之病而或踈其往来之跡也哉
嘉靖甲申東皐逸老

紫門繕工監題名案序

繕工監工曹之屬也紫門又繕工之支也官卑職小任分
然擅掌禁闕工作修營之事所管匠工役手尼石材鐵冶
召指使商度出入惟其所為官雖卑而務劇職雖小而事
辦任雖分而權專劇察其勤辦察其能專察其廉於是乎

賢愚才否立別焉宜夫上之所以選擇以授而士之欲自効者亦有以畢其心也 國制紫門繕工監無定員必擇本監南行之材者授之考滿即遷秩不混於修資之常格為其務冗勞而其人才也故能以幹能稱而躋顯仕者相望間又有仕優而學奮名科第者誠吏隱之瀛洲也舊無有題名錄正德壬申韓侯滑以繕工副奉事選授是任人咸以為稱位職周歲奉公不懈清心而審慮工勸而事舉既已騰其令譽乃於簿冗之餘備考前後之經是職者列書姓名詳其除拜遷轉日月于下以遺繼來之人噫侯之用意亦至矣後之覽是者其將歷指之曰某以勤見擢某以能奬拔某以廉能守宜其身之顯榮而名之不朽也又

将指之曰某之敗也貪某之黠也惰某之不振也庸墜身辱名抑非不幸也亦宜也善斯取以為法惡斯戒焉則是録之作非獨為一司之故跡而已鋟已往勸將来其有補於世教也大矣余其可不樂取而道之乎

送文生歸南州序名膺

朋友道獘久矣有能以道義相勸勉者乎有能以過失相規戒者乎群居戲笑不能相益及乎背面也求其疵隙而指毁之者皆是也苟有一人欲以古義相勗者則必笑且不悅曰彼將侮我耶彼何有於我而敢教我乎彼何有於我而敢責我乎不惟見䟽而怨且起焉噫為今之士交際不其難矣哉安國自来遊大學願交於諸君子鮮有以古

之朋友之道相待者亦未見有以古之朋友之道相處者
今文君之南還也請我以一言至再至三而不已其不以
今之道待我歟僕敢不以古之道處之子乎昔之君子求
其在我者不求其在外者窮達得失一以自信而不加欣
戚於其間故其處也所守確然而不可拔也其出也所施
炳然而可觀也吾子自幼穎悟號稱神童旣而通五經屬
文辭北遊於京師世未有能先焉者也以吾子之素所有
充吾子之素所志蓋今幾年而猶未遇者豈非在外者爲
不可恃歟南望白雲有思親之淚回眺秋風興悒然之歎
文子將不快於此乎雖然吾子惡乎病哉子歸焉當益盡
其在我者耳其在外者吾何戚戚於其間哉況夫天之所

以遲我而窮我者安知夫通我而速我也哉文子其勉之
哉

送曺生漢弼序

甚矣人事之不可必也始僕遇子於泮宫儀表端潔氣槩清悟決非尋常人一見愛之常往來遊久而情好彌篤以謂不相離也已而僕因友約共討松都山水遂相離既闋五月而還則子已陪親歸關東矣悵缺不已尋與友人往寓城西之仁王寺講業一日忽聞子以奠鴈事入來馳往見之喜可知也未幾子得疾歷數旬阻隔子既痊愈僕亦以故來寓城中空舍自是數從游僕又謂自此庶可久相處也不意今子又棄而東歸故人之情其可極耶甚矣人

事不可必也相知一年之間合少別多乍合還離噫其悲哉雖然一離一合豈非數歟以往者離合不常觀之安知他日復與子相遇置酒於所謂寒松鏡浦之間以賞平日之懷者乎甚則又安知未久復相合於此轉今日之悲而為後日之笑乎又安知自此睽違至二三年五六年或至八九十年之間者哉往者吾既不能保其離合之紛紜則来者吾其可預料哉離合雖不可預料久近必有合之之時幸子毋相忘故人之言勿怠于業遂志成名以榮孝雙親他日合之之時必使我刮目相對嗚呼子乎言豈可盡歟秋風淅瀝草木零落平居猶使人感懷況別子於千里之外哉因綴短句以為行贐他日見其物無忘其人也

纂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題跋

書梨湖十六景後

景有八或十或十二古也盖取八卦八音干支律呂等而象之也無此景而必欲取是有此景而必止於此數皆詭而不通川野之景觸目可詠欲取此而遺彼豈不為其所愾勝景有意來供於我以索描寫之後我為取舍予奪於其間不亦偏而不公乎古人有三經後賢演而為三三經盖象圖書三其三之數也今余重其八而為十六景亦象八卦生十六之義自我作古便作奇趣以資湖山閒適之士不亦可乎　英陵瑞靄　具藪平楚　雉嶽浮嵐　龍

門層翠　南池賞蓮　北野尋梅　盤礎禊飮　嬰城踏
青　長興雪驢　文淵雨蓑　大野耘歌　豆川牧笛
楊津烱樹　梨湖月艇　笠浦風帆　九灘漁火

書新刊性理大全後

嶺南一方俗尚文學閭巷之中絃誦之聲相聞炳蔚名世者前後相望實吾東之鄒魯也而距京都遼遠書籍罕得有志者慨焉若四書五經史鑑集選等書崇學旣衆刊行旣多者容或易購而本道亦多板本欲覧讀者有不難致至於性理大全一書乃理學之源本經書之羽翼士苟志於古不徒以記誦詞章爲務則舍是書何以哉然簡秩繁多流布不廣遠方之士有只聞其名而不一見其書至貴價

求購于京累世而不得者深可歎已余今承乏本道職在
宣化興學導習固其大端而庸陋無似不足以表率而振
作之竊觀南川之士相尚以詞華操觚而能者所在而群
若夫研究於窮理盡性為己切實之學則本末兼該文行
兩茂其處也足以懷道而範俗其出也足以尊主而庇民
不止為文人才士而已醇儒輩出講習相繼俾濂洛淵源
之教浸興于東國大盛於 本朝豈不有補於 聖代右
文之化哉謹購性理大全善本于京都刊之本道印布諸
邑以與志學之士共之庶得家有而人讀之使知所趨向
而興起焉正德戊寅春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
水軍節度使聞韶金某識

南忠簡公守陵詩軸跋

吏曹叅判南公正卿示余以家藏曾祖忠簡公所遺守陵詩軸歛衽莊誦三復敬嘆夫忠景忠簡祖孫累世忠孝大節豊功茂德諸名公序跋詩詠盡之矣自公之後餘慶綿綿軒冕不絶正卿公兄弟三人又能紹服先訓以文學取科第俱列貴顯正卿公乃又修述先世德美欲以傳諸雲仍以為永久保守之圖忠孝家範將益引而勿替南氏之慶蓋未艾也古之所謂世臣者其在是乎而天之施報德門彌遠而彌昌益驗夫福善之理不誣也又嘗考忠簡公之於河相聞其曾為其幕僚年位俱絶而河相所寄詩簡字畫致謹辭意鄭重奬忠誠而申愛好遜志屈禮不自

抗尊可想元公大人之厚德而忠簡公之承之也禮益虔恭為求序詩於名勝以寓榮幸之意公之事尊之敬亦至矣至其所屬詠序述者俱一時公卿重望而辭語皆典重去浮華書字必小心謹整亦可見當時　朝廷閒教厚務實敬恪相先之風因得以想像祖宗治化之盛人物習尚之淳有非今世之所及者則此軸也豈特為南氏世守之寶而已抑士大夫之所當欽式也因竊敬志其末以告後之觀者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二十六日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閒齡金安國拜肅謹書

箴銘頌

守身箴

闡諸先喆守身若守國志帥氣卒主敬以為郛利欲之賊不能以侵掠肆僞之冦不能以衝擊天君泰然達我皇極百福駢臻禎妖屛息愚者恃之甘為物役尺寸之軀不能以自克蹈彼機穽不陷則覆古之達人聲入心通旣守其身餘在其中嗟今之人迷昏罔悟身焉不守惟他守是務天下之物孰加吾身棄身守物身且喪淪我守我身思日敬之今人之棄古人之師

盤水箴

心專乎目目注乎手手持之以正罔或左右斯須不謹不傾則覆告爾君子洞洞屬屬

投壺銘

直爾身端爾視正爾心注爾矢雖不中不遠其爭也君子

尺銘

積分寸而度長短者尺乎燭義理而別是非者心乎分寸亂則尺之道廢義理晦則心之用誣尺乎尺乎而今而後吾知警矣夫

越裳氏獻白雉頌

於皇時周克紹厥德受天之命百辟是式敷天之下莫敢不來服有廷越裳有贄斯將鶴鶴其羽維周之祥維周之祥實維文武之光

祝文

三角山祈雨祭文

有屹中岳作鎮都城含靈育物莫我民生顧予涼薄叨主神人施措多舛德愆于身神不見佑災沴疊臻疚懷惕省若涉無津當茲農月亢陽亢極如惔如焚炎炎赫赫井川枯渴田疇拆裂稼穡卒痒西成望絶哀哀赤子終塡溝壑言念及此心焉如割罪實在予罔甘殃罰萬姓何辜胥被斯酷大禍已迫天高莫扣瀝誠告神冀蒙垂救發育施功神司其職稟承上帝亟霈膏澤蘇死活命敢忘惠休虔諒危懇毋作神羞

白岳山祈雨祭文

峻茲名山主都之北釀靈効禎配于中岳興雲致雨澤潤

品物神庇是賴上下安吉予德不類政多乖僻獲戾于神
灾害疊積旱旣太甚逢此酷罹民將無食靡有孑遺痛怛
予衷遑遑不寧罄儀叩祈邈爾無聽禾稼日焦川澤幾涸
哀我元元神靈不察降禍予躬冀贖民命有感則應玄機
斯炳幽顯無間一理洞澈庶回神意諒此懇切贊協岳靈
敷達上帝特霈甘霖蘇此垂死荷神之休思報敢忘苾芬
享祀惟誠是將

宗廟親行祈雨祭文

於皇 聖祖肇造邦國立經陳紀垂裕無極眇末小子嗣
守無狀荒墜貽謀施措失當政理乖舛愆咎日積衆怨干
和天怒斯亟旱乾連仍萬姓艱食今玆亢陽爲災益酷遺

黎殄滅大禍將迫殃逮眇身罪甘受謫赤子何咎 宗社
何托哀籲上下茫無昭應窮告反本躬瀆先聽冀鑒陰禱
上格穹蒼霈降甘注蘇活死亡

右一室

明明我 祖受天眷命御于家邦澤洽萬姓百年生養仰
荷仁聖貽謀燕翼洪烈無競繼序匪人墜失先訓兢惕夙
至政多舛忝赤子失所嗷嗷咨嘆先祖不顧皇天嚴譴旱
乾不止惟年惟極西成望絶民無粒食胥轉溝壑誰與立
國痛怛呼號為民命冀一念愛育存亡豈異罰降眇身矜
救元元亟賜甘霖導霈帝恩

右二室

考皇 先后實天生德撫綏烝黎久享祚祿深仁厚澤浹
乎一國愚昧嗣業負荷不克政理多僻咎戾盈積天地失
和神祇譴謫連降災酷驕陽作忒飢饉仍荐群生困極天
怒不已大旱復作訟罪祈哀玄聽尚漠民無孑遺寧能獨
存身殃自當冀解衆冤林林赤子 先祖之民庶垂憫惻
請命仁旻注霈膏雨及活胥淪

右三室

社稷親行祈雨祭文

忠厚載物乾元配德凡厥含生孰不蒙育 荷神惠世報
靡忒逮在寡躬叨主一國愆咎斯多冤怨日積上咈天意
垂示譴謫變異層疊危懼罔極顧惟旱暵爲災益酷今玆

降割比往愈烈哀哀群命胥將殄滅寤寐不寧痛怛塡臆
籲告上下誠未有格省罪祈改冀回帝眷展轉百思又眛
赤燭遑遑罔措玄關杳漠活民罰身　敢惜父子躬詣
瀝丹哀告霈注天霖望神救力

右二位國社

惟神之靈實主百穀受命上帝職玆生育蠢動群生孰不
神德報禮彌勤享祀維則寘躬無似施措多忒咎罪旣盈
天怒隨積斯民命脈唯在稼穡亢旱連仍三農告戹前歲
凶歉人乏粒食今旱益劇痛割何極寧忍赤子殫盡溝壑
興言及此拊心踊擗上天茫茫譴意莫測百方思惟眛眛
赤燭苟活民命身甘殃責念惟明神垂慈一國俯感躬禱

允悃庶格默贊玄機丕霈甘澤

右二位國稷

親享文昭殿祭文

於皇 聖祖乾元合德思齊神后配儀坤極再造鴻業啓佑罔缺眇予繼序淵氷惕若值玆吉辰躬薦齊明庶幾來右綏我思成

祭文

禮曹俞判書汝霖祭文

惟靈氣厚而和學敏而醇旣文旣識方以居身凝然德器亢然儀容早振聲華儒林所宗自捷嵬科馴致顯崇輿望益傾朝野欽風縉紳遭厄邦運暫否 聖非不明天數適

甯萋菲及公委蛇自處無怨無悶優游田野明復翳淨稾陽斧拔宗伯之直匪公則曷 聖眷方隆天遽奪速凡厥大小孰不痛惜況惟我輩周旋無同責任相資情義何窮聊陳菲薄以寓哀忱英爽不昧庶紆一歆

進士崔光瀚祭文

君資跌蕩君懷踈曠善斯嗜食惡若探湯畸而不偶丘壑放浪鳴琴自適無愧俯仰自我求田遊乎壙垠得君披襟君和我唱湖山徜徉為樂無量百年之約忽墜虛妄蟪蛄悲吁如迷如喪春風花洞秋夜月舫白首空搔獨傾缸釀塵絃寂寞時物變愴掩淚哀吟懷寧忍狀我來矣君冀君一饗菲物豈云孤誠是諒

成進士聃齡祭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丁卯朔初九日乙亥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金安國敬祭于先執故進士成公之靈嗚呼公之在世視浮生如逆旅之宿聊暫寄焉已矣豈今厭棄而返于其宅也歟公之在世視軒冕若將浼焉而唯麴蘖之是樂以與陶劉之徒冥會神合於千載之邈今與散人一杯之獻寧不能歡然而接之耶蝸殼之室撐漏在目軒豁之容森然如昨想像抵掌之談披詠遣懷之作達人之逝若蟬蛻然曾何戀戀於汚濁寠夫小子局束桎梏之中能免悼慟於死生之變易耶先人牓友什存二一自寓村居屢伸拜覲覲公思親若侍親側公今棄逝我將

焉托詩以告謁期及綏栗公讀欣然體若雖疾促釀掃榻丁寧戒僕栗綏而墜葉枯而落我来展拜公卧默默嗚呼公乎我履之及門者其止於今日乎公尚一顧歆此菲薄嗚呼哀哉尚饗

陰竹縣監李綱祭文

嗚呼君乎君眞逝乎浮生夢覺孰悲孰娛念君平生若起余愚升沉悠悠得喪區區翼則摩霄鱗潛于淵此不彼羨各得其天潛時有變或翺或翰騰騫而搏九萬非難天地渺漫雲空　淵泳躍自恣鼓　噴沫戲遊洋洋疇易吾樂君志則然纓綏能縛五袴方歌三逕入吟優遊歲紀邈矣高襟有才之長何用踽踽我惜咨嗟欲弁其顚我意可悲

君笑漠然自我村居非君孰遊我故我愛復與我休釣弋川溪言詠丘林我不從君君來我尋豈謂一疾永失良儔如醉如癡幽獨悲愁百年已矣我將誰咎泣奠一杯君能飲否嗚呼哀哉尚饗

朴進士寅亮祭文

昔我弱冠遊學黌庠君才籍甚見推輩行函丈榮褒試賦凌雲猥及凡庸綴挹芳芬始識君面接分頗交自視鵻鷄蓬蘿寄巢謂君鵬舉展翼遥霄時命無常人事難料蘊瓌未售播糠在前我若鞅掌君娛林泉參商二紀勞想徒懸晚卜田居適與君隣三徑寂寞嘯詠誰親君為二仲昕夕追巡漁釣同遊弛月共展銜杯繼歡期以永年一疾之微

豈謂不痊訃音忽至悼怛如煎寓中情舊君與仲舉不數年間相繼棄去我獨踽踽何以堪處奠杯一慟君寧得識悽愴不昧庶歆菲薄

權右議政鈞祭文

天生偉人實關運時公挺異質應玆昌期蘊厚出溥以大厥施玉署金閨獜閣鳳池歷揆方面周流六卿投無不可颯颯厥聲望洽巖廊簡在王心卒躋台躔經邦是任峩冠儼容儀表具僚孰曰非宜想望風標天不憖遺而奪之速縉紳銜痛斯民無福憶初厠朝刀筆銀臺昕夕下塵叨幸承陪駸駸遠薊觀樂周庭閶闔萬里復侍行程杯樽露肺諧笑開襟醉德被榮依仰方深無狀負國旋遭顛躓省愆

田園久違瞻覩南川一杯豈謂長辭伏眞几筵淚與言隨
庶垂歆顧少洩我悲

神道碑

奮義靖國功臣嘉善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
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咸安君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世應字公輔咸安李氏遠祖諱芳實從高麗忠穆王
入元有勞補中郎將恭愍朝與安祐等擊破紅巾賊賜推
誠協輔功臣號高祖司諫院左正言諱頴曾祖户曹佐郎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諱稹祖司宰監副正　贈通政大
夫兵曹參議諱興孫考司宰監副正　贈純忠補祚功臣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同知義禁府事咸城

君諱季通妣 贈貞夫人柳氏全州望族通訓大夫郭山
郡守諱孟近之女三代 贈封皆以公貴推 恩公生成
化癸巳風標英雅儀度雍容問學日進識者知其遠到旣
而中弘治丙辰司馬試繼登辛酉甲科拜掌樂院直長陞
奉常寺主簿擢司諫院正言以薦爲吏曹佐郎歷兵吏兩
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議政府檢詳陞舍人仍兼帶史
職皆清要重選今 上即位錄勳 賜奮義靖國功臣號
陞內資寺副正拜司諫院司諫柳子光唱戊午之獄遺禍
縉紳至甲子善類屠戮殆盡皆由作俑於子光至今 上
朝自謂有翊戴功揚揚意得攘臂於朝行間士林切齒畏
其焰重於彈發公與同列論斥其奸甚力竟竄之朝野咸

睽 上亦因公論加臺諫資各一級盖奬之也公陞通政
拜兵曹叅知旣而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以事遆僉知中樞府事正德丁卯拜密陽
府使密南道大邑物衆俗悍號難治公嚴莅明察加以仁
撫繩其豪怙勢横猾者數輩以除民害一境洽然服之政
稱一道最入爲掌隷院判决事翌年復出拜江原道觀察
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黜陟公嚴不以勢撓有三公壻宰
邑不職首斥罷之一道竦然遆還兵曹叅議乆之又入承
政院爲右副承旨轉左副以事左遷僉知中樞府事還拜
兵曹叅議戊寅春陞拜嘉善忠清道觀察使封咸安君忠
清劇道非江原比俗又嚚好訟搆餙相持吏爲所拘眩有

滯至數三十年者加之民易犯法鞫獄不勝其煩案簿雲
推公剖決如流尤長於辨訟見供辭立得其情巡按未久
理決殆盡寃者莫不感悅枉曲者亦不敢顯怨或有私相
語者竦眼者為政專以興化振學為務視區區於簿書期
會之間而已者豈不夐然異哉慶尚一道及忠清上流租
稅自高麗時輸積于忠州江邊乃漕于京名曰可興倉而
實無藏穀閒架秋稼収後兩道各差守令一員自歲季監
納終春而止盡露積于涯岸盖覆遮藉之費民力大困請
畢則棄之歲輒改供為弊不貲既無倉屋苫盖少不密徧
腐多損又無墻垣易於偷竊諸邑典吏者監守雖晝夜周
謹不能防耗失之患及納京計耗責徵吏破產相望至

本朝朝議欲造倉者屢矣傍居之人歲以露積之具年厚利百方沮撓議竟不行公之在忠請安國適亦按慶尚朝議又起有 旨命兩道監司同審便否以聞安國常憤于此得二朝命馳會公相視議合共僉列設倉之便不設之害期於得請具本馳啓果蒙俞允公又慮事遷延或有中止督郡邑刻期搆造令撤傍近廢寺之材以用之費省而功速民弊永祛遂為萬世之利安國雖嘗有意非得公志同事舉曷能成哉以此益服公會有害公明斷者竟搆公徑遞為上護軍己卯夏復以咸安君兼判決事未旣拜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撫恤卒伍盡除科歛之令軍中愛戴明年以病辭還遂共適道攀轅哭泣不已癸未拜漢城府右

尹兼都摠府副摠管丁亥春遷戶曹叅判冬拜平安道觀察使公舊無疾病自從西藩值虜搆變竭慮邊機至忘寢食措置合宜朝廷方倚重因勞悴成疾猶治事不已病至革精神不變屬纊之日亦力作署牒無一語及家事以戊子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官所享年五十有六訃聞 上震悼贈賻有加令有司庀喪事閏十月葬于廣州之靈長山子坐午向之原公性篤孝自稚孩遇親疾涕泣不離側叅判公早卒事母夫人盡誠家雖貧與夫人躬執饌以供極其滋味及母夫人歿哀慕不已朔望節日必篤必令夫人率女婦親辦未嘗委婢僕平生不治產業賴夫人治家勤有法子女既多婚嫁不失時各謹禮敬怡愉滿前公撫愛

加慈一家之內歡欣如也平居寡言笑樂恬靜公仕外未嘗謁權貴訪交游一堂琴書穎然臥聽自號安齋睡翁然蒞官事甚勤密恪謹持正不阿絕不類居家時公之所守可知已接物恭和未見有所作為矯飾又未見有崖異斬絕之事及朝正于京也嘗憤我國人縱行貿買黷貨無恥為華人所嗤鄙以羞辱 本朝使還至遼東糾摘抵禁者悉投其物于火一行肅然其有斷制不一於和類如此夫人金氏司憲府執義諱楣之女生三男四女女長適監察鄭弘弼次適鍾城府使李光軾次適直長柳師琦次適直長咸守瑛男霞中壬午生員霖中己卯進士登甲申文科為吏曹佐郎霽中戊子進士弘弼生一男四女皆幼光軾

生二男三女彥昭彥晰女幼師琦生一男二女女適金嗣
趙餘幼震先娶宗室雞林副正棊女後娶直長朴文聃女
時未有子霖娶左贊成金克愊女生二女幼齋娶觀察使
李芃女銘曰
宣光重啓運協熙昌彙征茅拔崇庸茂良公時奮武係攀
而升斐然文學循規蹈繩屏奸鋤正請我興朝榮錫寵章
王廉孔昭出入中外忠勤著績戎藩留鳯雄府振德三方
敎化棠茇勿伐蹇蹇忘躬精以瘁竭公不自惜國失名臣
匪銘曷垂托此貞珉

梁文襄公神道碑銘

成化十八年壬寅六月十一日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崇政

大夫南原君兼知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梁文襄公卒于位享壽六十八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 命有司庀喪事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于通津縣之南大浦谷乾坐巽向之原後二十三年弘治甲子三月初六日貞敬夫人邊氏卒享壽九十一祔葬公兆又後十六年正德己卯公之孫肅川都護府使澗利川都護府使淑持梁氏族譜及乖崖金相公南原君政案四佳徐相公南原君家乘記來告安國曰惟我梁氏興于南原其源流遠矣至我先祖以文學才略奮于時益大以顯歷事五朝克著忠勤位冢六卿秩躋一品勳紀于太常事業之盛見錄於當時名公之筆有不可誣者而吾子孫力孤慮短至今四十年不得樹

豐碑于阡隧以稱我先祖之休德雖其載在國乘者彪著
于後而千百載之下人有歷吾丘壠而或登望焉者寧知
我先祖之所曆而發起敬謹護之念哉為用是懼石既礱
矣敢請刻辭與銘安國以謭陋後生不及覲公蹈揚之日
何能以發舒名卿之美於累數十載之後乎然請之固義
不敢終排謹聯次族譜及政案家乘記而為之叙曰梁本
南原貫姓有曰能讓娶高麗宗室左僕射王琳之女高麗
初以望族選任本府兵部郎中遂世其吏職至八世孫俊
登第官至成均祭酒即公高祖是生奉翊府圖判書 贈
通政戶曹叅議諱祐即公曾祖是生通憲判衛尉寺事
贈嘉善兵曹叅判諱碩隆即公祖是生中訓禮賓寺尹

贈純誠補祚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南原君諱九
疇即公考配　贈貞敬夫人權氏資憲大夫全州府尹諱
湛之女贊成公有子三人公其中子也公諱誠之字純夫
號訥齋以永樂乙未九月丁巳生聰睿異凡六歲始讀書
九歲知屬文世宗二十三年正統辛酉中進士生員兩試
復登文科第二人授慶昌府丞未旣選入集賢殿累遷副
修撰轉司諫院左正言復入集賢累陞至直提學嘗上疏
請罷行城復數疏論君道邊策　文宗二年密　啓倚任
外戚固非國家令事然觀今勢宗親強而公室弱須擇任
賢外戚以強公室蓋有所見而欲圖於未然也上意嘉之
而未能用嘗稱梁誠之憂國類下李良景泰四年　世祖

靖難輔政欲作東國地圖鄭撛趾爲公掌修因被獎遇及
世祖即位奉使平安道審視閭延等三廢邑形勢還修
進地圖地誌竝上道内便宜十八事 上嘉納明年正月
上朝罷引諸臣置酒從容令各陳所蘊公進曰 殿下
優禮大臣每擧酒談論識盛事但望節飲調攝玉體 上
大嗟賞曰唯汝愛我進秩通政五月因輪對 啓曰近累
幸大臣第禮厚矣然昏夜閭巷間與 世子勳臣同幸恐
非便宗親朝銜亦宜分番宿衛於兵勿一時 賜酒邊鎮
將士當禁節宴公所 啓皆有深慮 上亦然之未既果
有變謀敗公又累疏陳便宜 上曰爾留心民事知無不
言予甚嘉賞又嘗曰誠之非常人也僅二四年累進秩嘉

善嘉靖資憲陞拜同知中樞院事兼同知春秋館事弘文
館提學天順八年 上謂左右曰梁某予之諸葛亮也數
日擢拜吏曹判書居半歲罷為中樞院事 上嘗閱武顧
申叔舟曰梁某有王佐才無何拜司憲府大司憲謂曰憲
府國之耳目少怠忽則百職為之陵夷予用卿欲其振擧
也後數年 上設拔英試以旌異才公中二等 成宗即
位三年論輔佐功策 賜公純誠明亮佐理功臣之號封
南原君嘗 奉教與諸公纂定經國大典公因議上四十
五事後進兼弘文館大提學 上嘗親批文廟公進頌
上喜賜幣物未幾拜工曹判書累疏上軍國秘計及論風
俗學校等事後還封南原君公喜讀書博覽強記居常卷

不釋手自中國以及東方上下數千載間治亂興亡人物
高下賢否瞭然如指又能考究古今天下山川阨塞州郡
沿革如足履而目擊之且有籌略常惓惓以裨益 國家
爲慮未嘗頃刻忘于懷爲憲府五年彈劾二十疏外平時
上便宜至四十四道三百三條數十萬言他所建白亦多
不悉擧其大者捴二十四事建宗社大計三議朝廷大政
一爲君上而兩進忠諫在憲府而三振臺綱又五論邊防
重事十進軍國秘計壯年喜論兵疏凡十餘上無一人以
國民而漏籍無一兵以單丁而立役無一丁以不試才而
稱兵此公平生之志及老全以風俗之不如古爲恨至形
於聲色而不自知也自筮官入集賢者一十六年掌典校

者二十年兼史館三十四年仕弘文十六年試知選舉前
後所取文科一十六榜晩節謝事優游日與賓朋儒老商
確詩史或以奚童匹馬遊適通津別墅蕭然如野老公可
謂始終兩全矣所著奏議十卷家集六卷又參修五朝實
錄高麗全史節要東國通鑑集撰東文選治平要覽東國
輿地勝覽又奉 教集撰列聖御製詩皇極治平圖龍飛
御天圖海東姓氏錄東國圖經五倫錄三綱事略農蠶書
畜牧書諭善書時政記八道地圖地理誌沿邊防戍圖兩
界防戍圖譯進明皇誡鑑校進醫方類聚孫子註解等書
夫人籍原州考宣節將軍中領護軍諱尚觀祖嘉靖都摠
制府摠制諱順曾祖領三司事原州府院君諱安烈夫人

賢明有淑德配君子無𨷂婦道壽考令終亦世所罕見生四
子長曰宗親府典籤瑗次曰旋善郡守琇次曰承政院同
副承旨瓚次曰凱山縣令琥瑗之子曰宗親府典簿治新
昌縣監濟壻曰礪原府院君宋軼琇之子曰孟山縣監潤
瓚之子曰泂淑琥之子曰護軍潔司果活司猛淵壻曰宗
室揚麓副正粹承仕郎尹光洽諸曾內外孫曰允元允亨
允精允粹治之子允謙允諶濟之子之翰之幹之禎礪原
之子希曾希參潤之子允仁允義允智允信淑之子允英
潔之子允溫活之子仁弘粹之子及諸外孫曾孫壻亦衆
多顯達知名銘曰
遠矣梁氏興自帶方姻聯仙派肇基慶祥積德累善久而

彌發如漸流達洪河巨渤俊始奮迹文顯于朝公乃繼起
拂翺雲霄文謨武略惟國惟公術學詞翰賁飾山龍五朝
勤勞旂常紀功耆襃嗟咨遭際之隆冢卿六官文犀睽腰
蔚蔚王臣寵命孔貽匪公私有公德是標優游綠野丘壑
江湖晩節之全又孰公徒欝欝阡原有翼豊碑墅茀傍羅
憩逸平時公迹所熏雲来繼綏述名載烈永世休貽

光原君金伯謙墓碑銘

公姓金氏諱伯謙字子讓光州望族曾祖典書諱南雨考
贈資憲大夫户曹判書光城君行通政大夫知中和郡
事諱華妣郭氏狼川縣監諱休之女以宣德己酉五月庚
午生公公生而卓犖膂力過人少習弓馬業武事為儕輩

府推服天順戊寅選補內禁衛至庚辰七月中武科拜承
義校尉司直是年十月 世祖 西巡公以宣傳官隨駕
有勞特 命加資進敦勇冬北虜犯邊殺掠人物 命上
洛府院君金礩往鎮之上洛公擇才勇士以從公以善騎
射隷幕下至辛巳春乃還特陞顯信階未幾以都試一等
陞授顯毅守護軍十二月特超宣略壬午拜大護軍秋上
黨府院君韓明澮巡鎮平安邊界公以才武從行癸未春
乃還未幾丁外憂服闋授振威將軍前部將丙戌 世廟
選武班識事體者分遣八道採鷹時公亦與選往平安至
丁亥四月乃還四月陞資保功五月逆賊李施愛反於咸
吉一道望風皆叛爭殺守宰以應京師震動 命龜城君

後往討之公選隷幕下從行六月後遣公來 啓賊形勢
及相戰之狀 世祖召入便殿問之公應對詳明歷歷如
目前事 上甚喜諭于後曰令後軍務諸事皆令其來啓
公前後往來啓事特着勤勞 上嘉之特授禦侮將軍九
月諸將擒斬施愛及逆黨復遣公馳 啓 上喜特授禦
侮將軍護軍 中朝遣其官白應來請兵 猝至須勅即
還上餞于慕華館即雍前有公遣江界諭軍務于北征巡
察使公自北還終數日矣 上以公奉命稱旨特遣之九
月錄討賊功賜敵愾功臣號陞拜折衝僉知中樞府事策
命曰云云自是寵眷日隆賞賜便蕃是年 上擇文武備
具可為將帥者親講經史特拜公工曹參議時李滿住侵

擾西邉義州鎭將防虞不固戍卒累被擄虜以此牧使張
孟昌許亨孫連得罪遞朝議難其人 上曰金某文武兼
才靜鎭邉陲無踰此人遂拜義州牧使戊子太監鄭同金
佐來使本國二人見公大加欽服曰公德望尊嚴將爲大
人不止此也共贈段帛以致誠欵之意公以聞 上遣中
使還賜公以襃之己丑以疾辭職庚寅朝議共謂兩界虞
候彼人所見令以堂下官差之位望不重無以鎭服人心
請擇文武兼才堂上官差遣吏曹遂以公擬永安虞候
上以平安一道重於北方特移拜平安虞候七月丁祖母
夫人之喪壬辰服闋拜嘉善大夫光原君癸巳兼司僕將
甲午拜左道兵馬節度使丙申遞還丁酉兼五衛將秋移

僉知中樞府事戊戌春出爲黃州牧使爲政簡而事理吏
民甚便之秩滿當還共上書請更留一期 上特從其願
命留十餘月乃召還復封光原君辛丑兼訓鍊都正都摠
府副摠管是年十月丁母夫人之憂癸卯服闋以光原君
奉朝賀甲辰十月以正朝使赴京乙巳六月拜平安道節
度使丁未遞復光原君奉朝賀丁巳階陞嘉靖丙寅正月
二十六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八公娶生員許懆之女生
三男一女男長曰漢寶通訓江華府使次曰漢弼曰漢佑
皆護軍先公卒女適僉知李公達漢寶娶成川府使金益
嶺之女生二子曰鏡曰鑄漢弼娶司直文李周之女生一
男曰鏘一女幼漢佑娶免山縣監林謹之女生二男曰鎰

曰銛一女幼公天資謹厚平生愛人敬老諄諄若書生性又廉飭兩為州牧節度不敢放意莅官益審慎始終一節以勳舊歷事數朝謙恭自保故朝列亦推之自成宗及廢朝命擇武班中諳鍊該文有識宰相備 經筵特進官公首預焉 世祖尤眷注異諸勳臣故多所歷試俱有聲績然恬退挹遜嘗以年老請致仕 上以累代勳舊不允壽幾八十而夫婦康寧子孫滿前豈積善之報乎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金公神道碑銘

嘉靖十一年壬辰正月七日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金公寢疾卒于位朝野莫不嗟傷訃

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 贈賻有加命官庀襄事四月十
九日丁酉葬于高陽郡之大寃里先塋傍子坐午向之原
旣三年公之壻濟州牧使沈君連源具狀告曰喪禮無憾
顧碑銘未立敢以為請安國辭不獲已謹按東國之金多
是新羅之後國亡代遠分散諸邑其在慶州舊都者為直
派公諱璫字玉耳其先出於慶州有諱因渭仕高麗為平
章事至麗季有諱知允 贈忠勤亮節眞化功臣資憲大
夫參知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是生諱稠翊我
太祖興運參開國勳爵崇祿大夫封鷄林君 贈諡齊肅
公卽公高祖生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行通訓大夫判
奉常寺事諱仲誠卽公曾祖生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諱

新民卽公祖生通訓大夫原州牧使諱泰卿卽公考後以
公貴累　贈至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
配　贈貞敬夫人卞氏草溪望族　獻陵直諱鈞之女藝
文提學諱孝文之孫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六日巳卯
生公家世以文學科第顯公又資異嗜學能繼門業日誦
經史習文辭将就不已進游庠序所交友皆一時聞譽人
以遠大期之既而應擧屢屈公不以屑意益自刻厲弘治
壬子始中司馬試乙卯登第初授權知成均館學諭遷議
政府司錄未幾丁外艱服闋授成均學錄庚申七月薦拜
藝文館檢閲兼春秋館記事官辛酉又丁内艱服闋拜藝
文待敎陞奉敎甲子秋遷禮曹佐郎明年陞正郎歷司瞻

寺僉正漢城府庶尹成均司藝承文院校勘兼 世子侍
講院弼善自奉教而後皆仍兼帶史職正德丙寅陞成均
司成兼承文參校秋今 上即位進階中直丁卯加階通
訓俄擢拜司諫院司諫久之以言事左遷為奉常寺副正
陞掌樂院正戊辰拜弘文館典翰知製 教兼 經筵侍
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參校翌年陞直提學俄擢拜
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四遷
至都承旨加兼藝文直提學尚瑞院正壬申夏陞資嘉善
拜忠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癸酉入為同知中
樞府事後累歷漢城府右尹京畿全羅慶尚三道觀察使
司憲府大司憲工刑兵戶禮五曹參判以賀正進香再朝

京師嘉靖五年丙戌秋超拜資憲刑曹判書累遷漢城府判尹知中樞府事工曹判書復拜大司憲者再進議政府右叅贊庚寅冬超資崇政陞右贊成兼 世子貳師後復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務判中樞府事辛卯冬由漢城判尹還戶曹判書俄復入議政府為左贊成居二年卒距生年乙酉享壽六十有八公稟性眞率淸直簡素外平坦無畦畛寬和而若虛內志實剛而有守不與時俗低仰凡事之當義確立不移入有非違正責不少容貸見善必變好達於辭色事親孝母夫人病稽顙北斗願以身代持喪前後居廬盡哀友愛兄弟亦篤人無間言牧使公浚歿弟綣三歲公撫育特至以有成立敦睦親舊凡死喪

患難必盡扶救之義常以儉約存心不喜紛華居家無聲
色之娛産業之營廪謹自守門無謁客蕭然如寒士立朝
四十年履歷中外小心畏慎奉公不懈累長風憲不事煩
苛務持大體守正不撓其所踐涉數叅按刺刑獄詞訟食
貨調度兵民禮享之任隨職自盡一惟公而無私物論以
此歸重時望方屬而遽至不幸痛哉公先夫人李氏果川
縣監訢之女生二女而卒後夫人李氏宜寧縣監延源之
女生一男惪孫亦先公卒副室生一男幼公壻長即沈君
次適人署別提尹懷貞沈君生一男三女男曰鋼娶前縣
監李對之女女長適幼學李元賓餘幼別提生一男曰深
娶牧使李翰元之女惠孫娶將仕郎邊致遠之女安國幸

托葭莩早從公後周旋班行謬蒙過許公之平生宜無不悉者第念退遠既久公之分卿貳理之績貳公弘亮之業未能親覩或恐有所闕略於紀載也謹銘曰

天篤邦祐先啓中興　聖哲惟明德乂是登斷斷名臣祿醇履貞積學爲基文發其英坦厚內植廉直以居惟忠惟恪罔間終初宣勞殫歷外二台衡豈曰華致允孚輿情昭休數懿期永于垂匪辭曷徵銘在豊碑

開城府留守金公神道碑銘

嘉靖十二年癸巳十月三日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金公卒于位享年五十有八訃聞　命賜賻祭以其月某日卜窆于交河縣南杉栗里先　贈議政公顏樂堂先生塋兆

之右其坐其向之原安國省稔田里未能躬奠弔會葬之
禮以盡朋友之義北向哭之慟而已越三年乙未春今右
相金公以書抵安國曰子與吾兄弟交游家親分義家厚
相知家深且有同年之契亡兄留守府君碑銘之托舍子
而誰子其圖之安國承教義不敢以文拙辭謹按公諱安
鼎字震卿望出延安府高祖正憲大夫開城留後司留後
贈謚文靖公諱自知曾祖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兼判義禁府事行通政大夫內資寺尹諱俊祖 贈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春秋館觀
象監事行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 贈謚胡簡公諱友臣
成廟朝以諧郞甘盤之舊甚見眷禮有子三人皆以文

章德行負重望于世長諱諶位終叅判季諱詮輔相 當
代為領議政而卒仲諱訢即公考名尤高風儀若神仙
成廟極寵注常任論思之職期大用不幸嬰疾以工曹叅
議辭官卧調田里 成廟屢賜樂餌竟不能差愈而卒縉
紳痛惜之後以右相貴屢加 贈至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配 贈貞敬夫人尹氏亦坡平
顯姓其三代曰議政府左叅贊諱烔刑曹叅判諱賫平康
縣監諱墀亦生三子俱登第擢時譽如先代仲安世不及
大顯早世季即右相方以經濟佐聖治文章冠一世伯即
公也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弘治辛酉中進士試正德己巳

擢文科選補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歷陞至博士遷典牲署
主簿甲戌選入為弘文館副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
討官春秋館記事官累歷司諫院正言兵戶兩曹佐郎江
原道都事奉常寺判官中樞府都事禮曹正郎以親老丐
外便養出為梁山郡守後丁憂服闋復入弘文館為校理
兼帶掌制講官史職俄拜司憲府持平陞掌令復兩入弘
文為校理嘉靖壬午自 世子侍講院弼善陞輔德翌年
拜司憲府執義即遷弘文館典翰兼帶如舊甲申超拜通
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陞左副以事遆為西職乙酉復入為左副承旨旋復遆
為西職出拜驪州牧使盖見忤當路而斥也期滿還朝累

歷兵戶兩曹叅議承政院右左都承旨庚寅陞拜嘉善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明年移戶曹壬辰六月拜開城府留守莅事僅過期五月而卒公性惇重謹質直已而行不為矯飾表襮之行平生寡言笑喜怒未嘗驟發不喜紛華公退必塊處一室淨掃焚香左右圖史兀然靜生只有一孩童傍侍而已罕與家人接昵淡然若僧居唯喜對賓朋情親談論歡飲評詩文上下古今暢而後已友愛同氣老而彌篤居官不以吏事為鄙勤以自厲廉以自飭其牧驪也政清事簡吏民懷愛莅政之餘應答公私賓旅亦未嘗踈忽必加禮欵館厨皆致謹潔為治雖以惠和為主至持正守法甚嚴州有權家奴倚主勢豪橫陵轢士族頗為鄉

憲公痛繩之後幾為所中傷其守開都下車首訪積弊留
都兵卒皆賈人其分肄雜務及為官負帶從者皆納直雇
人自代而四散行商所在責納重直兵雖苦之久已成格
前後官無有改之者公即下令一切輕納禁重直身率以
廉民大悅故都廢冒費用煩濫自留守至郎屬子弟親戚
與其僕隸之出入往來者例供給官廩公皆罷之悉用衙
俸俸恒不足或勸仍舊不從其治尚簡靜不擾類此噫公
之德器重厚謂宜克享遐祿豈意僅及中壽而遽沒也公
前夫人文化柳氏瑞興都護府使諱季孫之女文城君諱
洙之孫無子先公幾年卒窆公兆之左公合窆焉後夫人
慶州金氏忠州判官元弼之女 贈參判薰之孫生三男

被褵褘一女在室側室生二男一女皆幼被娶宗室平阜副正其女時無子褵娶其女生男女各一幼褘宗娶安國
屛居驪境公為州常秉簿領暇過訪必尋佳山水談咏緩賞而返其趣尚之雅交誼之篤寧可復得斯人耶公今已矣褱朽尚在世忍為公記遺迹書片石乎泣而銘曰

彬彬名門世播文風球琳璵璠煇燿震東兩代彌烋昆友聯英台躔繼潤奎璧聚精公偕季升戩珪韻蓍施何不宜金閨玉堂天曺地官寵躋亞卿德則衆先溫栗而貞保蹇之重簡自 宸衷砥績方懋運祿告終瑟瓚晦彩廟祼何加遺黔谿痛士吊興嗟欝欝片阡維畿西隅皇考攸寧神衛靈扶公隨而藏有此貞珉刻辭載美貽示後人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崔公墓碑銘

松石先生崔公罷散累年卜築京城東隅之雙溪洞曰嘯詠松石間因自號松石居士蕭然若寒素栖隱之人世益歆其風致嘉靖十五年丙申十一月十二日寢疾卒享年七十有一縉紳莫不悼惜訃聞 命禮官致吊祭 賜賻有加以明年四月十三日葬于京畿楊州治北泉川里坐酉向卯之原合貞夫人禹氏兆襄事甫訖其子軍器寺別坐倩袖譜狀不遠百里外程來請墓文哭泣告曰亡父平生好善然氣抗少許可唯與公交誼特篤敬重之無已每服公文字自得松石亭記手不能舍懷有所不釋然則必展讀再三夜或思看亦必呼燭屛室人索冠帶端坐以讀

之亡父之於公分既若此重其文又若此今若又得公文
以賁幽隧則亡父有知應契感於泉下孤之願畢矣余為
之對泣噫余之於公可謂肝膽相照知公宜莫如余者且
公嘗索三棗堂記於余余未及酬而公遽下世深以為幽
明相負之恨今銘公墓庶得少洩余悲而贖逋記之罪矣
公諱命昌字汝慎崔氏本出黃州自高麗內奉卿凝之後
有諱漳者仕高宗朝隨王姪永寧公縡入質蒙古後登第
仕官不返至四世孫諱天寶當麗末還本國常隨我 太
祖征伐 太祖器重之妻以堂弟天桂之女及 即位政
賜鄉開城遂為開城人官至漢城府尹卽公曾祖生諱
濡立勳 世祖朝賜推忠佐翼功臣號致位崇政大夫判

中樞院事封開城君卽公祖後生子潤孫罷廢配而卒復
以公貴 贈刑曹叅議生宣略將軍忠佐衛副司果諱鐵
孫卽公考亦 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妣尹氏海平望族侍中諱碩之後察訪諱禮卿之女公生
成化丙戌十二月四日姿貌丰碩美鬚髯儀觀整儼望之
知其為吉人好學能屬文中巳酉進士試中遭內艱病悴
久廢擧子業至弘治甲子乃登苐選入承文院為副正字
陞著作博士後所歷官成均館典籍司藝司諫院正言獻
納司諫弘文館修撰校理副應教應教典翰直提學吏曹
正郎開城府都事奉常寺判官司憲府持平儀賓府經歷
承文院校勘軍資監副正安邊府使承政院同副承旨陞

右副左副禮曹叅判黃海道觀察使同知中樞府事全州府尹原州牧使爲副應教者拜應教者三其爲弘文皆兼帶 經筵春秋館知製 教其爲開城安邊全州皆以親老爲養求出在安邊未期歲以侍從乏人拜典翰召還又嘗爲養求爲成川府使擬入 上還下曰崔某合處侍從何以注外職卽拜應教其被 眷注如此公亦感激忘身出入侍從臺諫讜論無所忌避屢有建白 國家多采用之如籍田爲供 宗廟粢盛實關重大歲久多爲私民盜耕有虧 嗣君孝敬之體請改量每歲秋熟例差官驗諸道民田損實以上下其稅法久亦徒爲文具差遣官視爲尋常不躬踏驗只取郡邑所報 上聞欺詐滋甚請時別

遣御史抽驗以悚動人耳目庶知警懼得實 上皆從之
庚辰夏以病辭黃海監司久處西班散秩家後求出爲原
州民方喜其政簡賦輕與監司爭法不屈棄官歸自此無
意宦途優游以終老每去邑行橐蕭然及到家路費有餘
則必盡散與邑人之從來者所治民必有去後思及聞公
卒或有來奠于殯者居家儉素不營產業吉州有舊業田
庄歲出穀頗裕 國家嘗用補邊策募民給粟北道倉以
在京綿布償之公常以道遠不能時輸爲苦因納倉受直
積布盈壁公驚自以家素貧寒一朝暴得重貨爲不祥即
分與諸子孫族戚以及隣里之空乏者以其餘日置酒會
姻婭親戚歡飲盡散乃已居無室廬常僦寄人屋亦不以

此為營等計晩年所構雙溪之宅亦僅容身庇風雨而已
自罷官後歲糴楊州倉粟人稱糴倉宰相性嚴重不戲談
以禮法訓子孫每令讀論語以為持身之本不許穿着違
禁冠服及疾病謂子女曰有生必死不能長存吾生已足
更無所望況葬于親側如返舊家汝等勿悲且吾死歛勿
用紗羅綾段揮擲勿用美材葬勿用灰隔奠祭勿用油蜜
果旣葬即返魂罷朝夕奠上食凡干僭禮皆勿舉用子債
懼傷父意一遵遺命不敢違之自悲不能盡情禮雖返魂
于室因廬墓不廢朔望薦以伸其情父子可謂各行其志
而兩得之矣公事親孝毋夫人在堂日所以娛悅之者無
所不至公生日亦必上壽承歡及沒每值生日閉門悲慟

不隨俗飲宴公平生行身酬物意以謂善則果行不顧不苟
從時尚落落自信表裡無回逭有淳古風如公者世豈易
得哉雖性沖澹樂觀書籍喜吟詩嗜酒能多忻然未嘗沾
醉迷亂失儀容再叅考文科 殿試稱得士所著遺稿藏
于家配禹氏籍丹陽侍中玄寶之後曾祖藝文館提學諱
承範祖承文院叅校諱繼畜考司果諱敬祖先公十七季
以正德庚辰十一月二十日卒距生年成化丁亥享壽五
十有四生一男五女男即倩女婿曰宗室寧城守敬生牙
山縣監尹寬宗室結己守玄副司勇尹繼勳儒士李須側
室子曰甫生倩娶副正任瀏女生一男應龍寧城生三男
德源副守彭福永陽副守春福文川副守龜福一女在室

寬生二男驥虎一女許嫁吾舍弟正國子繼趙結已生三
男長唐文副守準餘幼女長適儒士任爾臣餘亦幼繼勲
生一男時雨濵生一女在室銘曰
公友松石倘佯以終遺榮不戀春英殞風挺然特立不與
時變確然守朴不希沽衒惟松惟石惟公之好况德則似
孰究其造公行公藏公進公退此以為準千載不昧公志
胥存幽明不異我取為銘以配堂記

墓碣銘

故工曹正郎成君景溫墓碣銘

成君諱景溫字士雍昌寧人議政府領議政諱俊之子刑
曹叅判諱順祖之孫知中樞院事諱揜之曾孫妣貞敬夫

人李氏檢校叅議啓基之女君之先自諱汝完事高麗致
大位金紫赫世至議政益昌以先廢朝處相位盡心匡輔
見政日荒憂憤上十條疏言甚切至甲子禍作議殺言者
首及議政子孫族戚盡竄君與兄仲温遠流海外久之又
命戮其子君先聞之神色自若殊無懼意嘆曰我豈辱於
人乎即從容仰藥而卒丙寅六月二十五日也數月而有
義擧竄者還歿者復歡呼盈路君已死矣痛哉十一月以
喪還葬于廣州治西之井林山　君室李氏宗室明川都
正長孫之女賢有節行痛夫非命結廬墓側奠朝夕必躬
絶粒茹蔬日夜號慟令　上贈君弘文館副提學旌夫人
閭以彰其烈越後年夫人立表墓道遣其壻進士具元之

請刻辭噫安國尚忍道君事哉初安國與具君同年友景
學因知君孝友敦行淡於勢利嘗竊慕而未見也後與
我同登癸亥第始交而親炙之益知其為人而心服焉君
風儀儁朗氣宇宏大沉深有識莅官守正莫敢干以非義
性方直嚴峻至應接人和氣藹然議政公重之每議國事
必諮君而行公亦奉養備至有闕失則和容以諫改而後
止少厲志力學 通経傳善屬文中癸卯進士後連試不
第君不屑也或勸以門蔭補官君笑曰旁蹊曲逕非志士
所由進吾寧老於與不為苟得也無何銓曹授氷庫別提
時君已三十六非其志深以為耻出入為諸生服未肯速
冠帶議政公聞而勗勉之君不敢違歷司導主簿司憲監

察戶曹佐郎丁外憂哀毁廬墓未肯一日在家卒喪拜翊衛司翊贊陞右司禦擢第遷工曹正郎未幾遭禍痛矣哉君一男三女男曰覽曰女婿長即具君次宗室完川副正禧次柳仁瞻諸孫女十人皆幼銘曰

德之良也天固篤耶禍之憯也天又酷耶作善降祥其不然耶茫茫者無知將歸之天耶命也已矣名詎滅耶垂不朽者數尺碣耶

故通訓大夫三陟府使閔君墓碣銘

有明朝鮮國通訓大夫三陟都護府使閔公諱寧字子安世與于驪興貂蟬代不絶高麗文景公諱令謨其一也其後曰左贊成諱祥正生判軍器寺諱元寶生吏曹參議諱

校生健元陵直諱孝業寔公顯考母夫人趙氏參判從生之女生公於正統丁卯幼而英偉儁朗稍長乃䟽文墨瑣屑事慨然有投筆之志則學馳馬好弓矢窺孫吳兵法無不能也已而中成化癸卯武科卽補兼司僕是年七月擢拜鏡城判官秩滿入爲掌樂主簿陞忠翊府都事遷軍器判官未幾復出爲固城縣令移尙州判官弘治己未復入爲軍器僉正辛酉復出守三陟四歲疾卒于官實甲子七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夫人金氏携諸孤扶喪還以明年四月葬于忠州先塋之側禮也公天性寬和冲美雖名爲武人略無麁猛之氣象一家諄諄孝友上下皆得其歡心親戚允篤睦雖在跡遠不間內外值時昇平無外事

不能騁髙材於折衝之地歷試數郡府厥著休聲終不失
為名守令公不可不謂宦達矣夫人安山郡事金璘女政
丞士衡之四世孫公娶而生二男曰進士希詮曰希讓一
女適宗室曰江城副正堅孫希詮娶部將金鉤女生女三
皆幼希讓娶别坐韓亨元女時無子江城生三男孝舜孝
誠孝參三女皆幼安國浮文公次胤希讓求表墓道義不
不敢辭謹銘曰
伊若人早懷奇壽不遐位不卑四佩符印纍纍惠在民多
後思寧一宮恆我龜祔先人永歸依刻兹珉其庶幾俾百
世聲不微
通訓大夫順天都護府使姜君墓碣銘

嗟乎姜子三已矣子三與余蓋差池一歲自弱冠同游學
天賦超邁學敏而才贍擅一時高譽余鈍魯不敢望也子
三過許為同志相親愛若弟兄約以子女相婚吾女竟歸
子三長子復余常謂子三進取宦達宜在吾右君非吾敵
也弘治辛酉子三與我同中生員進士兩試我皆謬居子
三前固已怪之子三登正德辛未科第一名壯元之選始
稱英望然又反居我九年之後亦不可謂不蚤矣暨立同
朝復有糠粃之慚我以無能誤　恩六卿之列以子三之
才纔典一大邑不大厭施又不得中壽矣我先遊豈謂庸
庸之身名位壽祿每在子三先也耶抑世間所占自有命
分其不繫於人之智愚賢不肖耶子三諱台壽議故府左

贊成晉山君文良公諱希孟之孫知敦寧府事戴敏公諱
碩德之曾孫東北面巡問使諱淮伯之玄孫巡問公之考
曰商議門下贊成事恭穆公諱蓍晉州之姜爲東國甲姓
世榮宦于朝自恭穆而益貴文良公生二子長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晉原君肅憲公諱龜孫次掌隷
院司評諱鶴孫肅憲公以宗子無嗣擇賢取司評公之第
三子爲後即子三子三母夫人申氏領議政文忠公諱叔
舟之孫女觀察使諱沔之女巡問公號通亭戴敏公號玩
易齋文良公號私淑齋三世以文章鳴多所著述文忠公
亦以勳德文章佐三朝爲名相子三資既絕倫夙範家風
肄力於文學卒顯于世可謂善述矣子三兄弟七人司評

公性峻不假諸子以辭色肅憲公亦嚴毅姬侍多有所出子三孝順備至友愛亦篤人無間言肅憲公卒事貞敬大夫人益謹與庶子女析貲不以嫡分自處悉平分推與以成肅憲公之志交友之間信義尤著立朝十三季所履歷成均館典籍奉常寺主簿工禮兩曹佐郎正郎校書館校理訓鍊院判官奉常寺僉正廣興倉守禮賓寺副正處官周愼不懈臨事果敏所莅績務必舉辛巳冬以親老丐邑拜順天都護府使長於吏事剖決風生撫字勤醇三年治聲甚籍籍既而丁司評公憂翌年母夫人繼沒子三素羸多病連遭喪酷廬墓哀毀轉成沉痾以嘉靖五年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卒於服中據生年成化己亥計壽僅四十有

八慟矣哉是季冬子三之柩自灵光來安山之職串里先
阡余馳往哭之爲卜葬地於文良公塋之左坐酉向卯之
原而窆焉從子三平昔志也子三之室曰延日鄭氏弘文
館直提學諱淮之女生二男一女男即復女適議政府舍
人元繼蔡之子虎變側室生子曰英幼復生一男一女皆
幼銘曰

鴻翼中戢鸞鶴雲飛驥蹄或蹶駑服騑騑會耶命耶吾詰
予誰短耶脩耶而又誰尸嗚呼其奈何吾尚辭爲

通訓大夫義盈庫令許公墓碣銘

許公諱瑗字德器陽川人考陜川郡守諱薰祖襄陽都護
府使諱扉曾祖判奉常寺事諱惽高祖典理判書諱錦妣

李氏敦寧府丞諱琮之女以天順丁丑生公性度和厚容
儀嚴雅旣長好學中成化丙午生員試後蹭蹬不得志亦
不屑也弘治己未蔭補造紙署別提歷尚衣院直長軍器
寺主簿刑曹佐郎平安道都事義盈庫令晩得風痺謝官
家居以便調攝久之疾轉劇不能運支體臥起須人然見
親戚朋友欣然談笑或竟日未嘗以疾病憂患置戚戚於
胸中眞樂易君子也公與我先妣同祖安國以外家早屬
常謂公于弟公見必惓惓加愛厚之意且以幼子爲托安
國亦重公厚德事之如伯叔又然職事鞅掌久闕候謁至
聞訃乃馳哭于寢安國之罪也公孝友天至愛族戚無間
疏近交朋友以信莅官職以謹律己以廉處家以和生一

男曰磁聰穎異常才器夙成意者天將大其來以報公之德邪公娶藍浦僉節制使金粹溫之女先公卒葬于京畿之漣川縣　里公卒于正德辛未八月以明年壬申春合夫人兆享年僅五十有五慟哉銘曰

豊于德嗇于壽不食其報遺于後

通訓大夫定州牧使安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梁

侯墓碣銘

侯諱淑字子澄南原梁氏曾祖　贈純忠補祚功臣議政府右叅贊諱九疇祖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崇政大夫吏曹判書南原君文襄公諱誠之早登第以文學政事稱一世歷事　累朝為名宰相生諱瓚官至通政大夫承政院同

副承旨兼 經筵叅賛官即侯考配淑夫人宋氏鎭川望
族諱裳之女以成化辛卯生侯莊重奐雅稱文獻家兒早
嘗嗜學希科第既而累擧累屈弘治壬戌執政惜其才薦
補氷庫別提衛遷陞至正三品仕官二十年恪勤奉公兼
優幹局所在有聲尤長治民明果周核總其綱領不厲聲
色而事擧吏畏不敢為欺擾賦簡徭省令出而民便之遠
通洽然稱其績所歷內則禮賓寺主簿司憲府監察掌隸
院司評忠翊府都事義盈庫令軍資監漢城府判官禮賓
寺軍資監僉正司饔院司贍寺正外則咸鏡道都事公光
兩州判官楊根郡守利川府使定州牧使公未數月移光
在定之二載病不能從事解職歸調數年不愈以嘉靖戊子

卒壽五十有八人咸惜之以是歲窆于陽川縣南山里之原余初不識侯丙寅冬使往咸鏡侯時為都事一見愛其精秀歸語于朝曰槩其門蔭中傑然者及余寓居利川値侯為守又悉其政實利民至今思慕不已余益敬重之嘗作重修文廟記叙載其美常謂侯非止百里才當處之名都劇地俾得盡展其有以裨助　聖朝之治豈意遽至中殞乎侯早喪親事兄泂如事父篤親誼信朋友家道雍和行亦可表非獨才而已侯娶鈴川君尹磻女生四男五女男長允仁三登縣令次允義登武科為平安道虞侯次允智修義副尉次允信幼而好學女長適護軍鄭溫次適進士李世璋次適宋叔璟次適迪順副尉李祥次適從仕郎

金汝明允仁娶判決事鄭洵女生二男曰思諶思儉允義娶郡守朴守綸女生一男曰思行允智娶叅奉尹貞孫女生一男曰思孝内外孫男女凡十七人餘皆幼銘曰

才有鉅小萬賦不齊刃游盤錯恢恢割鷄亶獨斯厚埴惠群黎銅分四符秩以家躋驥蹄方展大運莫提載美貽永趺龜首圭

通訓大夫行都摠府經歷柳君墓碣銘

君諱希汀字企之姓柳氏東國之柳貴盛者皆出文化有諱車達佐麗祖有功位大丞封三韓功臣後冠冕綿綿多達官卿相六世孫叅知政事諱公權十二世孫右議政諱寬功業家顯議政於君為高祖生同知中樞府事諱子[illegible]

即君曾祖生監察諱眕即君祖生郡守諱順行即君考郡
守之配曰安氏觀察使諱崇孝之女生君成化壬辰二十
七登武科選拜宣傳官累歷咸平縣監司憲府監察工曹
佐郎南原判官刑曹正郎中樞府都事靈岩郡守都摠府
經歷以廉謹稱治邑有政聲民思之六曹郎選重雖文官
亦擇授君從武班踐兩曹時望可知嘉靖戊子七月十一
日以疾卒壽五十有七君孝父母友兄弟敦親戚行亦有
足紀者官未六顯而沒惜哉君初娶順興安氏副正諱璿
之女全州府尹諱知歸之孫先君卒窆于廣州安氏之阡
後娶竹山朴氏縣監諱謹孫之女朴新羅宗姓有諱全之
仕高麗封延興府院君始興于竹子孫顯祿不絶八世孫

副正諱復卿即朴氏之祖君疾病朴氏躬湯藥晝夜不懈涕泣不食勞悴氣已傷君沒復過毁得疾覆数月継沒實其年九月五日也壽四十有二與君合窆于衿川縣北烏城尾柳氏先塋之傍君有五男一女女適生員姜潛男長用忠安氏出次用敬用諶餘幼朴氏出潛生一男三女用忠娶某女生一女皆幼用諶娶進士柳寅仝女時未有子

銘曰

豐耶嗇耶淪耶齡耶衆萬之殊疇于尸耶庭振振耶腰纍纍耶毋曰靳壽庸非施耶貞耶珉耶鐫耶辭耶鎮此幽宮其永垂耶

有明朝鮮國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

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沈公墓碣銘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沈公淑夫人申氏合葬于通津縣東箕井里艮坐坤向之原其孤吏曹正郎連源典設司守達源生員逢源通源方居廬于塋側列狀請碣銘於安國安國生後未及遊公之門然以新進叅列班行覩公風儀峻整辭氣弘毅想像其中所守蓋必有異於人者今觀家狀益悉其平生况夫人我先妣堂姊之女其德懿之實閨範之美合門欽誦安國所詳知雖古史簡所稱賢婦人蔑以過之安國義不得以支辭拒謹按公諱愼門字

敬之青松府人高祖領議政府事青城伯諱德符曾祖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諱溫即我 昭憲王后之
皇考 王后之弟曰輸忠保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
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青松府院
君恭肅公諱澮是公祖生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
大夫吏曹參判諱浚是公考配曰貞夫人李氏中軍副司
正義地之女宗室義安大君和之曾孫以成化元年乙酉
生公幼沉靜寡言大與群兒殊然參判公早世家無嚴訓
至十四五無志學意夫夫人憂慮召而勅戒之公惕然感
厲求師受業勤苦不怠雖雨雪未嘗廢程課學日就成恭
肅公喜甚於諸孫中特鍾愛恒以遠大期之未幾申丙午

司馬試登弘治乙卯第選入承文院歷正字著作至博士
兼史職叅修　成廟實錄陞授成均館典籍轉司憲府監
察以書狀官朝　京師俄擢弘文館副修撰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遷司諫院正言移兵曹佐
郎陞拜弘文副校理兼帶知製　敎經筵春秋館承文院
職累歷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掌令以爲拜議政府檢詳
陞舍人復兼史館立朝十年清慎恪勤雖小事未敢忽曰
居其位思盡其職人臣之分也甲子燕山主荒亂追讐言
事之臣誅竄殆盡公亦編配開寧縣主怒未已復逮繫獄
竟陷非命棄幸之日神色不亂從容再拜就刑實是年十
二月五日也人莫不痛惜揮涕時年四十明年二月克葵

正德丙寅九月今 上卽位追 贈公今官公天資簡重謹厚培以學力德器益就立心正大方嚴有執守望之儼然起敬內實坦易無畦畛故人樂與之交一時以公輔望之天道乖爽運遭凶舛痛矣哉公孝友篤至事大夫人色養無違奉祭必誠丁亥之亂忝判公卒於咸興公尚幼旣長忽慕懷慟屛卻紛華痛擗約終其身姊先亡公愛見則必齊素以竟日親舊有喪疾勉扶護殫其心力而後已待子姪嚴而慈至於臧獲胥徒皆寬而有恩畏愛不敢欺乎生不慕榮利不與人爲合操履有定顚沛不失亦未嘗爲矯激過情之行處事接物一以誠信然有非理必規正之人不忤而益敬服公之行誼豈可及哉夫人平山望族有

諱崇謙佐麗祖定三韓為開國元勳之首平山之申皆其後也曾祖諱敬宗 贈崇政判中樞院事祖諱守福刑曹都官正郎考諱永錫司憲府監察母許氏 贈領議政陽川府院君諱蓀之女名相忠貞公琮文貞公琛之姊有賢德通書史家範甚修夫人生于成化丁亥幼服慈訓性復和淑貞惠畧習傳記達於大義事公敬順祗慎家政雖小不敢專必禀而行公欲有為雖甚難竭承以副世俗妬忌之習絶於辭色公交游聞之以為婦人難能往往試之咸歎服毋夫人年近百歲至今康寧夫人存日事之極孝常屏棄家事晝夜不離側坐卧必躬扶之甘旨之奉備至無闕或退在居第盤資供具絡繹于道撫視姪甥如親子

夫人第署令援夫婦相繼先逝夫人慟傷之言及未嘗不涕泣扶喪盡其力恩育遺孤過於所生未婚嫁者皆營辨其資裝親戚有匱窮者必周給之常慕古人同居之義曰昔張公藝九世猶同居崔孝芬之家一錢尺帛不入私室雖古今異宜分房析居宜以古人敦睦處心家庭之內務存仁恕婢僕有過不喜笞撻亦未嘗以惡言苛罵常戒子婦曰昔陶潛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劉寬不怒侍婢覆羹牛弘不恠舍弟殺牛爾曹當以此為法慈祥惻怛之念積于中而發乎外其見諸言行無非誠悃性明達能知吉凶倚伏之理當窮達得失之際不屑屑焉每誦夫子之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一事成敗輒曰焉

知福焉知禍諸子落第不以為戚得第亦不甚失喜教誨子親授孝經小學導以義方皆為一時聞人夫人之德著于閨門達于宗族傳于縉紳小大遠近靡不景仰而欽式之可謂克配公美而愈有光矣甲子之禍夫人悲號不食幾至滅性自是哀慕靡處不與親隣慶壽婚嫁之會祭必躬執致誠遇忌日入月輒不食肉茹葷常以未亡為恨不樂久生於世疾病不肯服藥餌祈速從於地下嘉靖七年戊子正月二十八日感疾卒享年六十二內外姪甥暨臧獲悲號哭擗如喪父母以至族黨姻婚隣里亦莫不悼吊異常噫夫人之賢今世無有儷者撰美多溢辭安國竊懼夫紀之不能盡不足以貽揚夫人之德于永久不虞辭之

有謚也獨怪天之純畀之厚而祿命之不稱以駁使人多
憾於施報之際果何歟四月祔窆公兆之左距公殁二十五
歲而竟從焉夫人殆無遺恨矣四子連源魁丙子生員試
擢壬午第捷丙戌重試達源登丁丑第歷淸華逢源中
丙子生員通源中己卯生員俱有文行令譽公與夫人之
遺慶其屬之玆乎連源娶漢城判尹金璫女生一男三女
男鋼皆幼達源娶兵曹參判尹希仁女生四男鎭鎡銓鐩
女適宗室蕙壤正壽麟餘皆幼逢源娶刑曹正郞金顯祖
女生男鏈幼通源娶宗室德林君孜女生二男鐭鐳與一
女皆幼銘曰
玄機轇轕孰主張是濁淸粹駁寧有勝紀吉與純俱出畀

悖德理詒終古萬同一錯孰慨于茲叩詰于穹懿厥夫婦
醇誼服躬肫肫仁厚循軌蹈祥胡反其施顛躓奇殃謠詵
多脩慈良則嗇數與運遷定或不克嗚呼曷托徵在嗣續
世世茂慶永守貞石

公州牧使權公墓碣銘

公諱轃字子輿姓權氏安東府人本新羅之後遠祖金幸
當麗季守古昌郡麗祖聞甄萱陷羅都領甲往援幸迎款
麗祖謂其能權宜賜姓權幸之十一世孫溥相忠宣忠
惠兩朝有大勳勞忠宣取其子載養以為子賜姓名王煦封
雞林郡公煦生大司憲重貴重貴之子同恭安府尹肅入
本朝復姓權氏實公高祖生判濟用監事諱循循生副

知敦寧府事諱格格生金城縣令諱壽即公考妣韓氏義盈庫使諱可久之女亦平山望族公幼穎異戲嬉常摘果蔬為俎豆儀人已識其不凡金城公嬰疾沉痼幾一年唯食雉肉公時年十六日逐捕以供雖昏雨烈暑不廢有或不得號泣而返遇獵者憐而捕與之人以謂誠孝所感及疾革嘗糞味甜憂泣廢食寢果不起哀毀廬墓以終喪事母孝滫瀡之暇尋師力學為時輩所推譽成化庚子中司馬試公妹選入後宮推 恩補西部叅奉公耻以掖庭進謝病免後久不得志於科第兵曹判書許琮聞公熟曉兵法薦授兼 宣傳官公亦為養黽勉就之遷司畜署司畜不以職小而益謹畜大充精陞掌隷院司評辨決詳而公

庭無留訟累歷司贍院判官慶尚全羅兩道都事社稷署
令漢城府判官刑曹正郎司憲府持平掌令宗親府典籤
司䆃寺副正憲府振擧朝綱重選也雖文官不輕除而公
再入刑郎詳覆司事重故事亦須文官掌之而公得爲時
論歸重可知後以親老乞補外便養歷任仁川安邊都護
府使星州牧使皆著政聲今 上初叅錄原從功臣正德
丁卯登第陞拜司贍寺正轉司僕司正其在星州嶺南列
邑七十多砥礪治績物議以公及善山府使柳希轍金山
郡守文瑾爲稱嶺南三良任旣滿丁母夫人憂又廬墓
三年服闋拜成均館典籍未幾出爲公州牧使居三歲以
正德十三年戊寅十二月十九日甲申以疾卒于官公生

天順戊寅享壽六十有一臨終妻子環泣公開目遽止之曰吾平生受 國厚恩位躋三品男女婚嫁亦畢今又得正而斃無有遺憾死生有命乘化歸盡復何悲哉言訖而瞑越明年己卯十月乙酉窆于長湍府之廢臨津縣北栢木谷先塋之側庚坐甲向之原公慈祥悃愊篤於孝友至當官從政清苦守正莫撓以私居家儉約自奉甚薄而厚於宗族接物以誠撫下以恕治邑卒由是道吏民懷思晚年厭棠宦常欲休退每誦半山心氣已勞形已弊自憐於世欲何營之句而慨歎焉屢投章丐罷為監司惜其賢善沮之竟齎志以沒悲夫公配淑人順天李氏郡守緘之女生二男三女男長汝霖中進士試有學行次汝舟早夭女

長適士人李千壽次適江東縣監金景錫亦早逝次適金
鎰亦士人進士娶上護軍尹壽千女生二男好仁好義一
女適金曦縣監生一男二女安國與公族雖踈而義厚公
子汝霖来求碣辭盖以我知公悉也敢辭諸銘曰
旣祿旣壽貽報有德以人視公猶憾其嗇委順而已公何
失得不貴不多貞珉是刻